

易經證釋

下  
第十  
冊經

易經證釋 下經第十册 經文講義

疏述	釋爻辭	釋象辭	釋彖辭	釋象	總釋象例	釋別	頁數	卦別
						中孚	小過	既濟
	一四	一一	八	五	一			
	三六	三四	三一	二九	二四			
	五六	五五	五三	五二	四九			
七七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中孚卦   
兌上 巽下

官聖講義

中孚上巽下兌。風行澤上。四陽二陰。與渙節之三陰二陽者異。節兌在坎下。中孚兌在巽下。渙巽在坎上。中孚巽在兌上。是中孚卦得渙節者各半。卽以渙之上。合節之下也。卦由節變來。渙以風行水上。而生離散之情。節以水在澤上。而有節制之用。中孚則以風行澤上。而得中行之道。是中孚者鑒于渙節之過。而折之以中。中則不過。過于離散則渙。過于制止則節。中孚以不渙而有交和之用。不節而有中道之功。此中孚具中庸之德。中和之道。不偏不倚。不漫不枝。而一之

于道齊之于德而无所失也。故中孚與小過往來。中孚致于中行。小過失其中道。此相反之行也。反者剛柔異位。始終異德。剛以孚于中。柔則爲中孚。柔以挾于中剛。則爲小過。蓋即以內外剛柔別之。中孚者。象頤而得其正。頤名養正。以未得正待乎養也。中孚則二五正位。明已得其正矣。四陽居于始末。兩陰涵于中間。柔以翕納其剛剛。以衛抱其柔。兩情相孚。而同集于中。故曰中孚。以六爻截初上。自二至五。成一剛一柔。符一陰一陽之道。此中孚之名所由來也。其象既類頤。又類離。以陽包陰。有其始終也。頤以養正爲先。離以光明爲尚。內得其養。外昭其文。充實而有光輝。安貞而具剛健。悅以在內。巽以持

外。風行而審于權宜。澤沛而適于和悅。此中孚上下本德。已兼美善。而有其體用矣。卦中互山雷頤。其道亦相近。頤以虛中善受。恢廓有容。中孚更以中正適時。剛柔共濟。較又勝之。故中孚者。致其中和。達于中庸。以用其中。于一切則无不適道。无不成德。此周易以中孚殿全易六十四卦之次。而辟卦以中孚始。全歲四時之序也。孚者信也。和也。化也。鳥之生雛。由于卵之孵。化此生化之機。協于天地。著于人。物莫不信也。信以爲德。則天下從之。信以爲業。則萬事興焉。又信者伸之也。舉以爲則。昭乎天下。不二也。故信于一。信于中。中一不失。人物同信。此即孚也和也。化也。蔑以加矣。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

孚以節止之者。或虞其過止而生抑制之害。或以其多度而有紛糾之憂。故以道伸之。以德信之。俾不至于過節。過節之節。節之敝也。惟中節爲節之善。發而中節。卽中和卽中孚。言止而能行。制而能達。限量之而合于度。收納之而成其利。乃適于中行。從容中道。內有其誠。斯外顯其信。中止于善。斯表明其德。此合大學之道。中庸之功。而一之者。故中孚道之至也。德之極也。天地尚不違。況于人乎。以時令言。閉藏之冬。凋殘之日。而一陽來復。生機暗動。此冬至之節。日行南返。陽氣復育。文德乃昭。生意初胚。天心可見。此中孚與地雷復相應。而斡旋于天地間。交育于无形。中以大其道。以宏其功。使物无窮。使數

无終窮而復返。終而有始。周流往還。風行澤止。運以太鈞。握其至理。推之无垠。建其綱紀者也。陽奇而多。陰偶而寡。寡者主中。多者運行于上下。中以安貞。而有順承之心。表以剛健。而協中正之位。位以德明。時以位貴。莫之見聞。況兮若屈。莫之捫撻。芴兮若在此。中誠而信于外。內柔順而遠著。其仁愛衡以不過。而推之咸逮。約以不偏。而彰諸欲蓋。此精妙之道。天莫爭其功。微茫之德。地莫奪其庸。人道之極。而物情之中。故卦名中孚。已著其用矣。小過與之往來。已顯其行矣。細繹爻象與辭。足推衍其不盡矣。

中孚爲辟卦之始。時當夏歷冬至。今講中孚。恰當冬至之前。時與數合。天與人同。北可見講易非他壇可比。古人所謂見天心者。于茲益信。中孚者。大過之反。而周易則與小過爲往來卦。大過則與頤往來。頤與小過亦相反。即上下易位者也。山雷爲頤。雷山爲小過。澤風爲大過。風澤則爲中孚。此四卦交錯其道。互反其行。而在六十四卦中。皆爲獨有卦。或曰純卦。或曰質卦。亦可名之爲孤卦。以其象屬于獨有。不與他卦同。易之獨有卦八。乾、坤、坎、離、與此四卦是也。除此八卦外。皆以一卦顛倒成兩卦。如屯、蒙、咸、恆、之類。凡五十六卦。實祇二十八卦。屯倒即蒙。咸倒即恆。原无異也。惟乾坤

八卦顛倒不差。故名獨有。言不與他卦共其體也。周易上經三十。獨有卦者。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合其餘同體而倒爲兩卦者。雖曰二十四。實止十二卦。則上經實十八卦。下經亦如之。同體成兩者三十二卦。實止十六卦。加以中孚小過二獨有卦。亦符十八之數。兩經合爲三十六卦。此周天之數。爲天地人物之綱紀。恰盡全易之變。而賅萬有之情。故上下經之卦數原平均。无多寡之差也。獨有卦上經多。下經少者。上經明天地自然之象。下經明人物生化之形。亦猶先後天也。先天出于獨。後天成于偶。獨者不合不生。偶者以生以化。此奇偶之辨。爲變化之機也。下經三十二。皆偶合

之卦。而中孚小過獨有。是後天孤陽不生。孤陰不化之例。惟中孚小過。雖獨而仍未孤。則以原由兩卦合成。與頤大過相類。此四卦仍後天之象。生化之原。與乾坤坎離四者。乃有別矣。乾坤者。先天之元精。坎離者。後天之父母。此生于獨。成于孤。不得合偶爲象。而頤大過。中孚。小過。則生于偶。合。成爲獨。孤。此既生既化之後。而猶存其元精元質之象。非純乎先天者也。而下經以中孚小過。殿于三十卦之後。即明示天地之變。由一而衆者。天地之終。亦由衆而一。此大還。原返本之象。與頤大過在中間。奇分偶合之象相應。而不以置之全易末。却留既未濟以大終者。明天地之道。周流不已。

終則有始。返而仍出。伏而又起。故以既未濟示其往復無盡之象。而不以中孚小過終。正如一歲之令。終于臘。而中孚則冬至也。以周正建子言。中孚爲歲之始。以夏正建寅言。中孚爲冬之中。此中孚。賁氣之終始。物之生成。時之藏發。道之伸縮。而握其機。得其本者。故中孚者。中和也。孚又信也。信者必和。和者必信。五德信在中。亦居末。此中孚爲歲氣之始。一陽來復之時也。陽外陰內。陰以育陽。柔中剛表。剛以衛柔。故曰中孚。孚于中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宣聖講義



此中孚象辭也。中孚爲全易孚于道體之卦。而爲道儒示教明行之象。不獨爲卜筮也。凡六十四卦中有言孚者。六十四卦爻中有稱中者。皆關中孚。而以二五正位爲中之表率。內外相應爲孚之軌範。正位得中。則行不偏。內外得應。則德不孤。此中孚之稱。卽由不偏不孤來。蓋陰陽者。以孚而後生化。上下者。以中而後安和。生化者。萬物之原。安和者。衆生之本。先有其原。方見其生生不已。先得其本。方致于安安。能遷此中孚爲天地之基。人物之母。而莫非本于一陰一陽之道。一闢一闢之機耳。以中孚四陽抱于外。兩陰育于中。而二五得其中位。三四適于中行。二之與五。二之與四。互爲其應。一剛一柔。一內

二外相協。以育相助。以生。三四者。人物之綱。生化之紀。尤爲後天之本。而二五者。大之垂範。地之成形。實爲萬有所瞻。今三四以柔立于中。二五以剛正于位。履地之博厚。戴天之高明。人在中央。物與无妄。无妄之象。亦近中孚。以皆外有四陽。中藏兩陰也。无妄之外。尙有大畜。亦同具此象。惟二者上下有多寡之異。中爻有偏靜之嫌。不若中孚之至道也。故中孚爲人道。大畜爲地承天道。无妄爲天垂地道。皆道也。而有偏全之分。无妄偏于天。故歸于虛。大畜偏于地。故歸于實。實者物之徵。故曰畜。虛者數之象。故曰妄。妄則有灾。皆之虞。畜則成時用之義。故曰大畜時也。无妄灾也。灾卽非時。時卽非灾。皆以偏而

失全。過而戾中。遂不及中孚之道。合于至善。本乎至德者也。

中孚豚魚吉者。亦以卦象類乎大畜。故稱豚魚。豚魚分言之。爲家所畜養之物。關乎人之養生。及財用之所孳息者。人以物爲食養。豚魚皆常用品。家中畜之。既以供食。亦以弋利。而有關於祭享祖先。宴會賓客。肥甘之奉。以娛老。鮮美之品。以序禮。實人生不可少者。故中孚揭出。以喻人生之養。與頤相近。頤養有涉于噬嗑。則有噬肉之辭。觀頤。目求口實。則關口腹之奉。此中孚以豚魚爲喻。而見養生之義焉。又豚魚合爲一物者。有河豚江豚之名。魚類生于大澤者。中孚兌在下。澤中所育。以豚魚爲最美。而上合巽風。豚魚知風。水族而能識時。

亦中孚之道。時中之用。所由著也。故取爲彖辭之所象物。豚魚之生。關於天時。合乎地利。用及人生。功成物利。此卦之德。而明其爲人物之所共信。生化之所同孚者也。孚于物者。必孚于時。利于人者。必利于德。中孚之時。時中也。中孚之德。中行也。而獨取豚魚者。以易見之。理證深微之道。取恆遇之物。徵不測之象。言近而指遠。名細而類大。此易辭之精。不可量也。以豚魚之繁滋。足備吾人之營養。以物力之富庶。足充事業之經綸。此所以著明由豚魚之肥美。而徵及人生之安富尊榮。惟豚魚之蕃息。而見物力之充盈豐備。信則昭于微物。德可推諸無盡。名則始于日用。功可達于無垠。此中孚之功。足以濟時。

而中孚之用。足以惠民。濟時則天地化育之源。惠民則聖賢治平之本。仍本于風行以立教。澤沛以布政之義。而卦上下合德。共成中和者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尚何有于人生。尚何憂乎物力哉。豚魚之吉。實自山天大畜。推其不盡之用。而由天雷无妄。證其存誠之諦者也。至誠无妄。惟誠能生物。不誠无物。大畜者物之畜。即德之畜。而必自誠致之。所謂爲物不二。則生物不測。中孚兼无妄大畜。而得其中和。則其生物之功可知。且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物之道。必先成已。此誠能成物。而中孚有其誠矣。推之成物。亦无不宜。故信及豚魚。則何物不同成哉。吉屬豚魚。則何行而不利哉。

故曰利涉大川。利貞。言利及于遠。而誠存其中也。以風行澤上。亦如渙。而有舟筏渡水之功。外剛中柔。兼乾坤之德。故曰利貞。蓋言性情之正也。人道法坤。三四兩爻坤也。而人師之。以爲利貞。是本乎性情。推其順承。以成歸于天。人物之始末也。故中孚无不利。而以貞成之。所行无不宜。而以利涉稱。本夫坤乾之道。契乎風澤之行。如豚魚之滋生。其利不可限量矣。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宣聖講義



易經詁林  
孚以利貞稱者。由于柔之善順承。柔以承剛。水乃浮舟。澤乃濟木。浮濟之利。必始于厚載之德。柔順之行。必孚于剛健之道。是以利貞合。乾坤之用。宏生成之功。故曰應天。以卦言。柔在人文。上下皆剛。而下者必應其上。以陽主升。志在遠也。天以純陽而後高明。舟以輕舉而後利涉。此剛陽之用。天之道也。更由卦用言。兌澤以承巽木。澤水以行風帆。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如風與水。皆本天所生者。合以爲行。仍應乎天。故逆風不良于行。逆流不順其勢。爲其不應乎天也。而人亦如之。以法乎地爲其始。以應乎天爲其成。故安貞以秉坤剛健以成。乾坤既合。利貞斯至。所謂性情也。性以葆其貞。情以致其利。則有

固孚于乾之正。而九二則屬于乾之中。以乾卦言如是也。則兩剛得中。一陽居止。乃中孚之象。明其爲陽德之復。與冬至應爲地雷復也。復以一陽起于地下。示氣之初生。中孚以二陰接于上下。示道之中正。則天道恆久而地道隨時也。恆久見于中位。隨時昭于始終。中孚以陽始。以陽終。與復之剛始柔終者不同。此常變之別。先後大之分也。然中孚象合兩柔。卦成二女。亦有其變合之義。而成其生化之功。故曰中孚。以四陽與中陰孚也。上下雖若不協。中外却能相信。如男子有室而不遠其行。女子有家而恆一其志。此上下即夫妻也。巽以伏人而就下。兌以見出而親上。長女喻夫。以情協其內。少女如婦。以

德相其外。此柔剛兩得。陽陰共孚之象也。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內說外巽。上巽以就下。下說以尊上。澤而承風。金以御木。相承相制。相弼相求。此五行之情。不相害。反相成。說于內。則和巽于外。則樂和。樂無間。家道以興。此家人卦以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爲同正也。中孚亦如之。蓋中孚九二。雖異于家人之六二。而家人之中女。有類似中孚之少女。以離兌皆陰卦。而離陰在中。兌陰在上。中上之巽。卽近遠之殊。故兌近而離遠。近者易親。遠者易正。此中孚以兌之上。合巽之初。兩柔並行。主持中道。言其雖爲柔。而皆主爻也。主其位。以從于正。則上下亦同正矣。正以令于衆。則无不化。故曰乃化邦。言如詩

二南之化。南國實自男女之正始。夫婦者。人倫之本。男女正。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此化邦由其功德。而以內外之孚。巽兌之合。共成其德。乃大其化。故曰孚和也。化也。信也。

豚魚吉者。以中孚之德。信及豚魚物也。猶信。而況于人乎。此中孚无不孚也。利涉大川者。以巽木兼風。而加于澤。正如渙之象。乘木舟以行。而舟虛者。虛以載物。舟之中虛。乃能多載。若中實者。將何載哉。而以卦爻中虛。上下皆實。是表有而中空。宜其稱利涉矣。斯句蓋伏舟船之象。以木能浮。而必虛其中。方便于載重。致遠。若徒有木所乘者。有限。不足盡利涉之功。此聖人因卦象。以製品物。利民而阜生也。中

孚以利貞稱者。由于柔之善順承。柔以承剛。水乃浮舟。澤乃濟木。浮濟之利。必始于厚載之德。柔順之行。必孚于剛健之道。是以利貞合。乾坤之用。宏生成之功。故曰應天。以卦言。柔在人爻。上下皆剛。而下者必應其上。以陽主升。志在遠也。天以純陽而後高明。舟以輕舉而後利涉。此剛陽之用。天之道也。更由卦用言。兌澤以承巽木。澤水以行風。帆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如風與水。皆本天所生者。合以爲行。仍應乎天。故逆風不良于行。逆流不順其勢。爲其不應乎天也。而人亦如之。以法乎地爲其始。以應乎天爲其成。故安貞以秉坤剛健以成。乾坤既合。利貞斯至。所謂性情也。性以葆其貞。情以致其利。則有

爲有守。可止可行。中孚之道。不偏不過。一之以中。此行止咸宜。守爲並順。而先盡其人力。終則孚于天功者也。人事者。柔以爲始。剛以成終。陰以涵于中。陽以衛于表。則天地不二其德。而覆載不限其行。故四德以利貞稱。言有其誠。乃生其物也。誠合于貞。物著其利。此內外之用。无不備。而剛柔之情。无不孚也。惟中能孚。惟孚乃中。失中者不孚。未孚者非中。此中庸中和爲大本。與達德不可離也。大本者。貞之著。達德者。利之昭。故利貞亦即中孚異名。中存其貞。孚致其利。利及諸物。貞返諸躬。一也二也。二而一也。此中孚大用。爲天下所共遵。率萬行所同迪。循无往不宜。无爲不中。道之至也。德之至也。而取象于

風行于澤。木涉于水。二者必孚而後大其功。天之本行地之至用人。以帥之物以則焉。此中孚之效化及萬邦。莫與爭其大。中孚之善信及豚魚。莫與語其微。何哉。中虛以厚載。表實以防沉。此發于地而應乎天也。故曰中孚。故稱利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宣聖講義

此中孚全卦象辭。明人道也。中孚兌與巽合成。澤上有風之象。不稱風行澤上。如渙卦倒者。以兌之主爻在上。恰與巽主爻相接。合成中柔。是雖巽風在上。而其志就下。兌之志成乾卦。以下爲往。故先澤而

後風行。明用重在下也。澤上之風。與水上同。而澤者水之聚推爲恩。澤沛及之象。以澤爲重。則風所及處。皆澤所沛。猶政教所行處。皆恩澤所施德之昭也。故風不虛行。澤无目吝。于人爲聿昭厥德。廣仁以成德。阜利以成用。此中孚與渙異也。政令之施。明德普及。有其先後重輕之序。中孚以中和爲本。必先其所宜。先重其所必重。此人道體天立極。應時制宜。不可忽也。人之生也。先求其所以生。而重其安和之序。調達之情。故君子于此。有勸善規過。除暴安良之心。將以全民之生。保民之居。使皆樂其業。和其情。適其俗。以无害无苦。此政不廢刑訟。必有獄爲求民情之平。而致久安長治也。故于中孚之象。而以



五爻在中乃孚。故曰中孚。初上非中。故不孚。不孚不信。故爻辭如此。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其占吉。以志不變。雖多忖度。而无二心。此陽剛本德。故吉。奈初與四應。柔以間之。遂生異心。而有他。是以不安。燕于其位。則志亦變。而非初之吉矣。然初九乾潛龍勿用之時。雖有他思。而原志不變。故仍占吉。是吉由不變來。如變而失本志。即失其吉。此爻辭言外之旨。或曰初九剛以主柔。下以希上。終難安其位。故爻稱多虞。而有他。不得安燕。勢所必至。固亦辭之兼義。果審于中道。斷

不急置之死。是寬猛相濟。剛柔得中。適如卦用也。議獄則可見其仍不廢法。緩死則可見其无濫用刑。則民畏其威。而又懷其惠。守其法。而易感其恩。惡者有所懲。善者有所勸。莠者有所戒。良者有所保。此中孚之道。中和之功也。且中孚卦兩柔居中。兩剛得正。中則无過。正則无私。无過則得其平。无私則歸諸公。公平之行。民无不信。此曹歲以小大之獄。必以情爲上。思利民之忠。可使一戰也。民心之得。必自刑賞。民情之服。尤在刑罰。故聽訟折獄。爲格致之所重。民之爲惡。犯罪固宜誅。而得其情。則宜哀矜。而非可喜。以生活易于邪淫。飢寒迫爲盜賊。生之不保。法无以懼之。居之不安。刑无以懷之。今古一也。而

中孚則求其至中。納于至和期于至信。上下同孚。以應乎天。天德好生。故書曰罪疑維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體上天之德。而重人物之生。不敢濫刑以虐民。輕誅以易命也。死之固有辭。而既死不可復生。刑之固本法。而用刑不如用教。中孚以巽在外。仍寓有以教淑民。以化代罰之旨。以中孚之時。冬至之日。一陽來復。天道重生。尤宜仰承天時。暫緩執決。此人道法天。而為政以德者也。故獄雖議而囚不誅。律雖嚴而死可緩。此當推諸月令。證之上世。以盡經文微義者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宜聖講義

此中孚初九爻辭也。初九在下。以兌之志在成乾。主爻在六三。剛以隨柔。初九外與六四應。柔以協剛。其情多虞。虞者度也。虞也。又忖也。以度量之後。則慎于其行。故占吉。而心終多忖。情或有他。則不克執其中。而易紛其志。故曰有他言。有別求也。或別度其所為。而心不定。或他圖其所欲。而情不安。則初九以遠于中爻。乃有之。故曰不燕。燕安也。古通晏。安樂和悅之謂。燕居即安居。安閒逸豫。无憂无患之時。則以初九多虞。乃成不燕之象。此六字相隨而至。以善忖度而上占。以多憂疑而生心。遂不得安閒自在。蓋初在下。原非孚卦。必自一至

五爻在中乃孚。故曰中孚。初上非中。故不孚。不孚不信。故爻辭如此。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其占吉。以志不變。雖多忖度。而无二心。此陽剛本德。故吉。奈初與四應。柔以間之。遂生異心。而有他。是以不安。燕于其位。則志亦變。而非初之吉矣。然初九乾潛龍勿用之時。雖有他思。而原志不變。故仍占吉。是吉由不變來。如變而失本志。即失其吉。此爻辭言外之旨。或曰初九剛以主柔。下以希上。終難安其位。故爻稱多虞。而有他。不得安燕。勢所必至。固亦辭之兼義。果審于中道。斷

无他求。何不安哉。此釋文以志未變。明吉之由來。重在克致于中和。而毋徬徨于歧道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宣聖講義

此中孚九二爻辭也。九二內卦之中。而柔加剛上。與九五同得中位。中介三四兩柔。剛以率柔。大以領小。故有鶴鳴子和之象。和者和也。信也。鶴超群高舉。而非俗禽。其鳴有信。母子相和。信之至也。孚之至也。在陰者亦有相孚之義。以位柔而爻剛。正如鶴爲陽鳥。高飛于天。而止鳴于陰處。得其憩所。是皆相孚。正以九二與六四同功異位。相

得相協。如鳴之有和。母之有子。道不孤而行有助也。以鳴鶴之得和。見孚化之及于禽鳥。亦象辭化及豚魚之義。禽鳥飛鳴。自得其樂。母雛聚處。同樂其生。人類亦然。上有其恩。下懷其德。臣忠其事。君嘉其勳。上下相孚。功庸有賞。所謂信賞者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者。高位盛名。厚祿榮秩。以賞有功。以褒有庸者也。上以是明其大公。下以之感其至德。不徇于私。不阿其好。此君臣明良。朝野安定之象。故曰靡靡者。莫不及也。言如風之披靡。衆草又古通縻。維繫也。如詩云。繫之維之。言上以好爵繫其下之心。下以忠誠報其上之德。恩德不失。政治乃成。至誠无二。至公无私。則國之爵位。君所秉衡。如

天之雨露。地之生成。不見其功。而莫與爭。不見其德。而莫與大。其相孚相信。亦如鶴鳴而得子之和也。稱爵者。爵亦禽也。古者以禽獸識位之高下。蟲魚章秩之尊卑。皆取其類相從。德相及而不亂也。中孚之用。即在此物猶相孚。而况人乎。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二剛柔相得。情性以和。有如鶴鳴而子和之。天性之樂。至誠至信。物情之真。无偽无飾。發于中心所願者也。與其他唱和不同。唱而和之者。必同其心。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



氣著于外。應求啓于中。如洛鐘應乎銅山。鐵鍼吸于磁石。此无生之物也。而在有生者。則如子之于母。雛之于鳥。性情所感。誠意斯通。此九二之和。乃中心之願。非有所使也。有故爲之也。在泰卦六四。亦曰不成以孚。中心願也。與此相應。皆孚之至也。不成而孚。即出于自然。成于自性。不加命令。不假作爲。故曰不戒。不必介意之意。不生于心。而曰孚。不因于事而相信。此中心之願。不假人力。不藉外勢者也。故喻以鶴鳴。而子和之。推之上位有命。无不信從。上以事業命其下。臣以忠勤報其君。而以下之勳勞。得上之懋賞。國之爵位。嘉臣之功庸。故曰我有好爵。與爾靡之。言亦如鶴之母子和鳴也。以九二在中亦。

孚中心之象。而兌主口舌。自有唱和之情。二四相間。剛柔相就。在下之中位。正如功臣之獲賞。尊榮而不忘其忠。崇貴而不過其上。上有九五。故九二爲內之主。臣之尊。得位乘時。而不失坤德。坤所謂妻道也。臣道也。臣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則九二之用。實自六四來。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 宣聖講義

此中孚六三爻辭也。六三與上九應。一剛一柔。得敵配之象。而三五同功。亦以剛柔錯應。一內一外。猶匹敵之情。中孚得名。即由二與四三與五。各相孚也。以二爲陽位。六爲陰爻。陰以加陽。內以望外。而爲

兌主爻又屬人爻之始本中孚大用在中爻兩柔分孚于上下兩剛是以爻用或上或下或前或後而其爲德或柔或剛或憂或喜故辭以鼓罷泣歌明其情之无定而爲樂或憂各半也鼓者勇進之時罷者引退之日泣者艱危之際歌者安樂之間皆非定也以就于九五之正則鼓且歌以返于三四兩柔則罷以泣而亦可視爲同見異情如有勇而奮進者則鼓歌因怯而悄退者則罷泣視其人之情明其志之異耳蓋六三无位而重柔難守居兌主爻接巽主位二陰相聯在內則悅澤而有聲對外則進退而莫定巽主進退六四主降退則返于三爻而兌主說言柔多憂思思則發爲歌泣處于中而失所正

據于柔而不得安故情不能同而行亦无由一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三非正位而介于九二之前剛柔難調雖望于九五而阻于六四之後上下難和是孚之不得情之莫定實由位之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宣聖講義

此中孚六四爻辭也六四巽之主爻巽爲伏入與兌之見出反是四

與三之異。爻位皆柔而下與九二應。交錯之應與正應有別。中孚重  
在錯應。故三與五應。四與二應。二五得止。三四不得止。故三四爻不  
及二五之吉。六四介近九五。如月之幾望。以未全圓也。而時有待。光  
明猶虧。則行不滿足其志。而有馬匹亡失之占。馬亡則行艱。此巽主  
進退得時則進。失時則退。今六四非時。故馬匹亡。然以下有九二之  
應。退而就于正。以爲守。仍免于咎。中孚之象。有與小畜相類。小畜亦  
以六四一爻爲陰。陰不協于陽。則資以行之馬匹亡失。乃不利于行。  
而卦求于外。以上有九五上九。方盡其提携之力也。上既有振拔之  
勢。而時當虧缺之憂。故行不宜。而尚可守。守則无咎。蓋六四白棄于

同類。以與六三背馳。柔不思降而求升。雖可近于五。而反遠于二。遂  
失所麗。如月之未望。光輝未充實。有馬而失之。將何行哉。在需卦曰  
良馬逐利。艱貞。以馬本乾象。六四坤爻。坤位。惟利牝馬之貞。此有馬  
而不克乘也。稱匹者。一馬奇數。而有偶。如物之有匹配。以六四陰爻。  
陰數偶。故六三得敵。六四稱匹。匹猶敵也。得其偶乘。而又亡之。是重  
明其不良于行耳。古者駕車之馬。或二或四。取其捷足利于行進也。  
三四以柔。秉安貞之吉。乃健捷是圖。宜乎不克成其用矣。此三四爻  
皆以柔而非位。情欲孚而德不信。志欲和而位失中。位時不宜。行動  
有悔。而占无咎者。以孚既濟中爻。且得九二錯應耳。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四在外卦之始，原與既濟六四類似而下。爲六三兩柔相從，以其類聚，是濟而未濟，中而未和，故爻辭稱馬匹亡。而當月幾望之際，將望而未望，正如將濟而不濟，其明虧一線，功虧一簣，行止于將成，物失于既備，此馬雖有而未得乘，蓋忽焉亡失，不克遂其千里之行也。以其志在急行，反阻其行，心圖大功，反敗其功。此反中孚而爲過也。過猶不及，故釋文以馬之亡，乃由于自絕其類，而妄于上進耳。六三六四類也，而在下宜升，在上宜降，六四以降

就正于九二爲得，今乃絕于同類，求于上，升悖柔降之行，妄安貞之吉。始使已備之馬亡矢，是求速而反滯，欲進而反退，柔而妄于前進，外而忘于內附，故曰絕類。言自絕于類，是與衆背馳也。又此句亦可指馬之亡爲馬之自失其群，失群而逸，不克成良馬之逐，與大畜六三異矣。而中孚重孚，不孚則不利于行，絕類離群，皆不孚之行，皆失艱貞之旨，利本于貞，不自貞，將何守，不能守，將安行，故六四以下孚九二爲得中有守，巽主進退，退必以時，時退而進，自罹于咎，此亡馬在不知守而急求上也。上有九五固位正時宜，而惟三之能從，今六四希近焉，則與六三相忤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宣聖講義

此中孚九五爻辭也。九五全卦正位。外卦中爻。秉乾九五之德。與下九二同為得中。而非應。却以三五剛柔錯應。因二五之中位。包三四之中爻。交錯其道。參伍以孚。此中孚之行。大成于九五也。而爻曰有孚攣如者。言陽以率下。兩陰如繩索相連。繫而不離。故曰攣如。非果繫也。情志貫串。行止牽屬。有如繫耳。在前小畜。亦曰有孚攣如。謂小畜履皆以剛包柔。小畜六四履六三。皆在中。而履亦以兌在下。與中孚同。孚而後相繫。不離。剛以繫柔。如剝之貫魚。九五剛在正位。群陰

所望。衆志成歸。故有此辭。而以剛之挈柔。易為所蔽。如君主引用小人。不知不覺受其欺瞞之害。是原有咎。以位正者。德自明。綱紀嚴明。是非辨晰。則終免于咎。此亦與彖利貞相應。貞以為利。則不失其正。徇于私情。雖孚亦非信矣。兩柔互于中爻。陰柔得勢。恆易壞其貞操。惟至剛能正之。此九五克无咎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九五以孚于下。而相連屬如攣。不携貳。不背叛者。位正而德中所致。位正則時宜。德中則用大。大公无私。光明有

耀此九五之道。飛龍在天之象。孰敢不服。孰能不臣。臣服于下。奉事其職。此即九二。我有好爵。與爾靡之之謂也。正如鳴鶴而子和之中。心所願。誠一不二。恭慎不違。君明臣良。民安國泰。宜其上下維繫如孿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宜聖講義

此中孚上九爻辭也。上九窮則變。變則反于中孚之道。中孚反爲小過。陽反爲陰所包。是反常之象。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鳴息得其所也。上九曰翰音登于天。則鳴息非其時地矣。翰音者鷄之別

名爲巽之象。鷄之屬。有雉有鶩。多野禽。而棲于山林。鳴于草野。乃爲常也。今乃以其鳴之音。上登于天。是反常矣。即家畜之鷄。固以鳴貴。而仍不得離于地。今去地而升天。異怪之象。故曰貞凶。貞者止而有守。不正何守。失守何貞。此貞反凶。言貞非所貞也。又貞凶分言之。亦可謂貞則返就于下。而有守。是自上下也。今以鳴于地者而登于天。則自下上。雖貞亦凶。爲其不信也。不信不孚。失正不中。中孚之用已極。反爲小過。故有此占。小過亦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中孚之鷄。既異飛鳥。而竟登天。是宜下者反上。其凶可知。或以翰音概一切禽羽之畜。言不專指鷄。斯亦兼義。即他鳥亦必鳴息于其所。而不得


遽作登天之思。是失所已。无可貞而非位。又安有利哉。上九君卦之上位。高而无位之地。危而无輔之時。苟自卑以就下。與六三應。猶可退守。若據高而傲。乘危而驕。則凶宜矣。用已將盡。時位已極。无可前進。乃登于天。雖在上。又奚爲哉。守且不宜。何況于行。貞且未得。何況于利。此順應時位者。宜自返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上九爻辭。不中不孚。以生息于地而登于天。悖其生生之道。忘乎時地之宜。是象數反常。反常者。不可久。故曰何可

長也。又長字亦可讀上聲。言悖理之行。違時之用。不可助長之。以貽无窮禍患。在大畜上九。向天之衢。爲道大行。以其窮而能通。德昭于下。良能知止。乃合于道。中孚上九。重剛在上。順巽風行。不知所止。乃超于危絕。不克久長。其數然也。既悖于道。失時非位。而助長其乖謬之行。則爲災害。可勝言哉。中孚全卦。以中四爻交錯成孚。爲用初上无位。不能中庸。則不孚。不利于行。况上九當變之際。无守之時。宜其不可長也。


小過卦  艮下  
震上

宣聖講義

小過震在艮上。山上有雷之象。與頤同。而易其上下。艮止而震動。動于外。止于中。以艮言。為知止有守。最良于行。以震言。為因勢而動。易罹于過。故頤以艮在震上。能止其動。為養正。而小過則反。是動止相違。陽剛志外。遂成其過。此小過之名。由震動乖方耳。然以歸妹卦之例。言兌在內。能主震之動。震不得拗其志。而勉從之。故稱歸妹。猶兄之曲從弱妹之情也。則小過之震。胡不內從于艮。以求其止。而乃徇己之動。以于于過哉。此蓋艮與兌之不類。而卦爻剛柔之得正與否。



爲其別也。兌少女而九二得中能牽掣震之六三爲應陽乃俯順于下男乃降志于女也。若小過之艮乃少男二男相合如兄與弟弟當敬兄兄不順弟且以六二六五皆柔爻重柔失中不得其正男志在外剛德易躁中三四兩爻復成重剛之勢而狎其始末四柔則肆恣无所憚而爭競以相逐也。故小過之艮不足以阻震之行而在中之陽反足以率下之陰。首末皆柔固同大過而中互又恰爲大過。大過之漸實由小過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以柔勢方盛剛无以抗之相習成過乃時位所迫。故曰小過言其所失者小。傳曰小過過也大過顛也。過者失中之謂。顛則反覆之稱。過猶錯誤之行情有可原。顛則悖

逆之舉罪无可追。此過之略別也。大過彖辭曰大者過也是明言過之大而責在有位。咎屬當權則以二五皆剛不能率衆以正。此過在陽不得諉之于陰。小過則兩剛在四柔層疊束縛之中。下无其輔外无其應內外失正時勢陵夷。此過在陰而非陽之罪也。陽大陰小大過責陽小過責陰。大過之責在剛小過之失在柔。柔順之過亦猶剛復之情陰昧之行。適成蔽塞之害。故小過亦不可法。雖爲善之過勝于惡而不中之咎同其罪。雖順退之勢異于逆而非正之謀終難師。此周易以小過與中孚往來明其相反也。反于中孚則成小過。反于頤則成大過。而小過又與頤易位。大過又與中孚同體。此四卦交錯。

一得一失。一利一害。相勘自明。

宗主疏述

小過與中孚往來。而與頤易其上下。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皆相連繫。或對或反。或往或復。極天地變化之情。著人物行藏之用。大小過皆以過稱。而大小異。大過者。四陽在內。不勝其陰。故曰大者過也。指過在陽。小過者。四陰二陽。陽在中爻。而失正位。陰乃代之。故曰小過。爲陰之過。陽重于外。陰志于下。而過反之。故爲過。過失也。又太過也。如人之行。不及于中者。爲不及。過于中者。爲過。而大過爲過中之過。小過則過中之不及。以事言。則大過者過于惡。小

過者過于善。皆失中也。過于惡者其害大。過于善者其害小。凡善惡皆以至中爲準。而事物以至平爲則。中平者。如剖物而各半。其分量勻。如分財而爲兩。其數目等。无多无少。不偏不倚。方免于過。而所謂過惡與過善者。如與人分利。與人過少。是惡之過。與人過多。則善之過。雖不失于善。而不免于過。以其乖中平之道。戾公正之行也。過于善之害。雖較過于惡者輕。而積久亦以敗德。流弊且將禍人。是以不中不平者。不足爲德。非公非正者。不足免害。君子持于至中。行于至正。用之以公。劑之以平。則无過不及。如人爲善也。不務于名。不希于利。此善也。而不知其節。不守其位。則過矣。小

過之過多。關於此。失于中孚。乃成其過。若尾生抱橋而死。信固信矣。而過焉。如墨子舍己利人。愛固愛矣。而過焉。非信愛之咎。過信過愛之害耳。明乎此。則明小過之過。由于柔。柔過以失于剛。則不知其節。莫擇所守。而偏于所自信。蔽于所自是。其初若无可議。其終將胡底矣。卦以雷在山上。內欲止而外思動。動以掣止。遂懼于過。不知止將安行。行而忘止。適成其過。此中爻兩剛。不能勝四柔也。中互澤風大過。可見其機甚微。其至必大。小過不改。終成大過。善過不止。終成惡過。此坤初六有履霜。堅冰之戒。而乾九三有朝乾夕惕之辭。大小過實皆備之。設悖此義。其過可勝言哉。故大小

過皆過也。皆由失于中正來。大過失頤之養正。小過違中孚之用中。而後過象以明。過行以著。習易者先將四卦往來之旨。熟思而慎辨之。可也。

傳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中孚之後。受之以小過。則過之義。重在行。謂猶走過也。凡訪人者。或前往。或約來。果遇于中道。非過也。若過訪。則稱過。以屈己尊人。若過恭也。推之一切行動。由于過者。離其位。失其分。則小過之類也。故爻辭以過與遇並稱。過則非圖。遇則非爲。過。過門不入。則不求遇者。遇諸途。則原有過訪之意。二字形相似。其行亦略同。惟其意義有別耳。有過則所行有戾于中。

以其非必如是而後可。而竟違其本心。出諸勉強者。豈非過乎。至若義當親往。情難自傲。如卑之就尊。下之趨上。禮所宜然。不得爲過。則凡行動亦如之。宜恭謙則恭謙。非過。宜倨傲則倨傲。非過。以其中節也。尊其位。守其分也。設過于節。失于位。乖于分。即過矣。故過者非中之辭。不中則不平。不公則不正。此過之所成。而以動戾乎。止爲義。陽好動。反良之止。以成震之動。其升進之情勝。則忘于自降下也。四柔包于始末。據于中正。此爲過之由來。以剛无所守。无其位。則不明其分也。事之過者。與不及同咎。而不及必關乎柔。不及者。退避之心勝。過者。進取之志多。其失中一也。故有可過者。

有不可過者。有宜不及者。有不宜不及者。皆應揆之以中。不問爲善爲惡也。中者天下之大本。過與不及。亂其本矣。故周易以小過次中孚。實示人用中之可貴矣。觀象辭所舉君子之道。則可見過亦有取。以其過于善。雖非至善。而未及惡。猶可順時之宜。因勢之便。以成其用。此論語所謂觀過知仁。雖過不害于仁。則過又何過乎。然過終爲過。過而不改。以過爲中。則必害其行。敗其德。此善之必以至。且必有止。止于至善。斯无過矣。觀過云者。觀卦由過變。即小過宜下之義。以震顛倒則與艮同。上下皆艮爲止。合之于。一則爲觀卦。兩陽在四陰上。也是合兩艮之象。重艮爲止。合艮爲觀。此

佛家止觀相應之訣。時止時觀。觀止不二。則靜功始終工夫。因觀知過。防過以觀。則易教修習途徑。震艮一體。惟顛倒之異。故由上而下。則震返于艮。由下而上。則艮反成震。此陽陰升降之別。而爲小過吉凶利貞之樞。讀易者不可不知。小過爲善之過。故彖稱小事不可大事。謂善之失猶小。若欲大之反。爲大過。則善且惡矣。此義至關重要。後人勿以小過之占大吉亨利貞。而謂可以恣行其過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官聖講義

此小過彖辭也。乾坤四德。小過有三。是小過之用。亦可取。以其與頤表裏。與中孚往來。如主與賓。若往與復。去返相聯。而行相涉。用之者得其時。則吉順。其變則亨。此小過之義。重在因時達變。以過成其行也。故亨利貞皆備。惟少元焉。以非先天之道。永恆之行。故不及元。而重在尋常日用也。亨也者。通于一切。禮止于情。利也者。功及于物。利見于用。貞也者。返求諸己。安貞有守。此小過之以柔勝。而中存剛健之德。外昭靜順之情也。而小過雖過。係發于人情。順乎天性。性情之著。行有所踰。此人之恆情。如臨喪而過哀。見危而過懼。有失而過惜。有患而過憂。此不能己者。聖人不禁。爲其發于中心。緣于物事。非中



庸之士。輒不免于過情。以柔之偏多。其弊在徇夫情而不知止近物之害。更事之繁。觸景之思。非常之遇。則呈于外。見于色。施于四體。盜于百骸。浸失于中和。反于正義。此小過之用。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小事者。害及于細末。損涉于有限。則有過失。猶免于咎。若施諸大事。用于有衆。利害所關者大。禍福所逮者遠。偶有未慎。足以敗國亡家。或有未思。則堪隳宗滅姓。此小過之宜懲。而大用之當審矣。小事大事。以其影響大小。關係鉅細。時有暫久。地有遠近。人有衆寡。物有廣狹。即輕重之別。微顯之殊。而上下位之所爲。善惡德之所辨。出與處異。趣卑與尊異。宜生與殺異。名禍與福異。數故小事之宜者。大事反

不宜。小事之適者。大事反不適。是爲小過之用。以小事之過。猶可免。大事之過。則不堪矣。故亨本于利。利本于貞。貞固幹事。必守其正。反過爲正。則達于亨利。知過能悔。則成其德行。此所謂觀過知仁。有過貴改。聖者无過。賢者不二。過過而不懼改。則仍返于中孚。故中孚小過。爲往來爲正。反苟明其過。即可自返于中。中和之功。性情之正。此卦重利貞。言必本乎性情也。卦象兩陽立于中。四陰夾于外。如鳥之展其翼而飛騰。故曰飛鳥遺之音。飛鳥者。亦如中孚之鶴與翰。音陽志飛升。而在中下者。慕高舉。翺翔上下。鳥之性也。飛鳴來去。鳥之情也。詩云。鳥之鳴也。爲求友聲。小過之飛鳥遺音。亦孚此義。爲陽被陰。

包過則求其類而不覺遺其鳴聲也。遺音者亦過之義。飛過而鳴音遺于空中。聞于地面。故過者兼行過之義。過去也。已往爲過。鳥已他往而音猶遺是過之有迹。循其音而得鳥則包過之有害于己而利于人。鳥雖非爲獵者鳴。非爲弋取者飛。而循至其所爲害將及焉。是以行止不可不慎也。飛鳥之過亦本于情。情之爲灾恆類于此。徇情致害有甚于此者矣。使鳥不動于情而不飛不鳴則善獵者不可得之。巧于弋取者不可物色也。是爲求高崇之蔽。慕超舉之灾。樂得其友而鳴。因貪于歡而遭人之敵視。此亦過也。然以小過重在自悔。貴在知改。則于前之求高崇者而速改焉。初之慕歡樂者而速悔焉。則

可由高而卑。由飛而息。由鳴而自噤其聲。由往而速返其所。故鳥飛者宜下。去者宜返。下而後得安。止而後免害。此詩稱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是其智也。小過以艮在下。求止者必自下。故曰不宜上宜下。宜下則戒于高遠之情。知止則懲其歡樂之欲。此反小過而歸中孚。即由震動而就于艮止。止得其所。行孚于時。故占大吉。以其不違于位。自安其分。柔而就剛。上而俯下。卑以自牧。謙之道也。謙卦之行。即基于知止。柔順以止。故无不吉。无不吉。斯爲大吉矣。故小過彖辭重在可小事不可大事。及不宜上宜下。二句以大就小。則減其害。以上返下。則安其居。此仍本坤之德。安貞迪吉之義。易垂訓戒人免過之道。

即在于是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小過以陰之過。故曰小過。謂易例陽大陰小。大過爲陽之過。小過則責在陰。以陰多于陽。陽不得抗之而成其過。不似大過陽多于陰。反被陰所束縛也。小過以陰柔得位而行。重柔順。柔以承剛爲其本性。今不復順承而反過之。如坤上六陰疑于陽。是

反其安貞之德。而希于剛健之行。所謂疑于陽。猶擬于陽。非陽而擬似之。則戾其本來順承之志。乃求越于陽剛。躐其等位。此所以爲過也。陰過而比擬于陽。柔過而希冀于剛。是以過而望亨也。亨原陽剛大用。如歲之夏。如日之午。如五常之禮。如五方之南。其德昭明。其用博大。其功宏達。其道悠久。皆本諸天法。諸乾者。小過亦首稱之。可見其志之在擬陽。其心之圖抗剛。故雖小過而德首亨。釋曰小者過而亨。文義亦如乾卦。乾元者始而亨也。但乾純陽。自有其亨。而知大始。小過无元无始。本乎坤之有終而亦稱亨。則所謂過而亨。謂以過成亨者也。凡道之至者。必由中行。今小過過而亨。是戾乎中行。戾中之



亨乃一時之功。非恆久不變之德。雖亨而不能失所本。本于利貞。本于性情。而其用由此見焉。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利貞者陰之本。而亨者時之功。以小過本坤之正位。而中藏乾之三四。乾不顯其德。惟坤之是依。則坤之代乾。以利牝馬之貞。代行周天。以安貞之德。代諸日強不息。本柔而用健。體貞而外亨。合坤以爲乾。代天以育物。此利貞亦以過成。而功業必以時著。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不過不得同于乾之利貞。不時不得達于乾之亨。時者隨時之變。變而得見其德用者。時所爲也。小過以過而能備三德者。時所使然。非時則過適。時則反成其德。故與時行。句實爲小過至要之義。而所謂過而亨。過

以利貞。皆明時之所繫。時宜則亨利貞。時非則過。故稱亨利貞皆冠一過字。明過與亨利貞原无二致。祇視時行。彖辭僅舉三德。釋文加以過字。更申以時行。足見小過之時。非常時也。過不在人而屬乎時。則過反成其德。此君子貴知時。而易教重偕時也。柔得中位。二五皆柔。柔不可大用。故彖辭以小事稱。小事之吉。即大事之非吉。剛失二五正位。而不中以剛正在九五。中在九二。今小過六二六五是失正而不中。一也。又中爻三四皆剛。而乖于九三六四。泰既濟之象。是亦不中。二也。推之一剛一柔。相應爲中行。如六二九五。九三六四是也。今二五重柔。三四重剛。皆不相協。亦爲不中。三也。有此三過。故不可

大事爲失正則无主。失中則難用。體用皆悖。小事猶可。大事則非所宜矣。以四陰分夾兩陽之旁。如鳥之展翅。故曰有飛鳳之象焉。陽實陰虛。陰在陽表。其勢陵虛。故象鳥之飛。若不飛則翅斂而非虛矣。以已往也。而今猶在。如飛鳥之鳴。其音猶遺。故彖曰飛鳥遺之音。亦以震在上。有鳴聲之喻。而過者賅往義。事之已往曰過。人之已去曰過。如訪人者曰過訪。來往者曰過從。皆指行也。而對來言。以時位言。亦分三者。時曰去來今。位曰上中下。事曰始中終。時之今位之中皆中行也。非中行者則已往曰過。未至曰不及。遺者已過而猶留也。既非現在。即過也。鳥過而音遺。亦猶事過而跡在人。過而名存。皆由今以

溯諸往。往之與來。其間者爲中。小過屬于往。故曰過。如人之過。必自事後見之。當時未有知爲過者。如知爲過而故行之。則非過而爲惡矣。過者過失。一時之失。非有心之惡。故過非惡德也。事後知之。而速改之。則仍不失爲善。故小過在能自返。自返即悔過之機。而飛鳥之遺其音。音亦必自下。以鳥原自下上飛。鳴音亦自高返下。故不宜上宜下大吉。以上爲逆。而下則順也。逆與順者。亦關乎時位。順乎時位者吉。逆時位者凶。小過既重。自返是宜。下以順夫性命之正。不貪高榮。不涉危殆。此大吉。由于知過必改也。改其過。即返于中行。中行不失。宜其占大吉矣。由卦言。震在上。若返就艮之下。是反小過爲頤。頤

則得養正之旨。即由本卦言。反震之動。以從艮之止。動而知止。止而有定。則孚于止。至善之道。此皆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宣聖講義

此小過象辭。明人道也。艮上合震。指山上有雷之象。雷動而山止。止于內。動于外。止不能以制動。故名小過。兩陽在中。不抗四陰。陰反疑于陽。以成其過也。而君子則之。亦以過成其用。既名曰過。自非中行。小過與中孚反對。中孚之後。乃有小過。如行道者。至中途而更往前。則過半矣。過半者。即過中行。無論爲善爲惡。爲過同也。君子不懼于

惡而難免于過。則以善之過。將與時地相連。而不自覺其失。此人之情也。人情所不免者。聖人不禁。爲中庸之難及。則擇其善者。而略其過焉。故小過之用。即緣乎情之過中。在人爲情。在天爲時。在物爲勢。在數爲變。此四者之所由生。而君子或不免焉。且以其過。反成其德。斯彖之稱亨利貞。明其道之不可廢也。情之所使。時之所爲。勢之所迫。變之所見。則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奪。況衆人乎。故君子之過。有如日月之食。其度相值。不得避也。而其復也。不殊其明。此辭之遷移。位之遠近。人毋尤焉。象辭所舉。蓋亦諒其過。而原其心。許其情。而望其復。則所謂行過乎恭者。恭之過。而勝于不恭。喪過乎哀者。哀之過。

而勝于不哀。用過于儉者。儉之過而勝于不儉。以其由于時。限于勢。遇于變。發于情。不可厚非。則與其不過而爲惡。毋寧過而近于善也。恭之于行。亨之于喪。儉之于用。皆善也。惟不過爲中行。今既過于中行。雖不免過。却終非惡果。不過而不及焉。則反不如其過矣。不及恭者。其行必肆。不及哀者。其喪必苟。不及儉者。其用必濫。是惡也。雖曰未過。而害甚于過。君子寧取其過。不爲不及。此小過之能備二德也。夫三者之過。皆責在己。其失也不逮于人。過恭者。敬之至。過哀者。孝之至。過儉者。節之至。是固非害于人也。爲防其過。則惟禮以節之。故天澤履。以禮定民之志。不使之過。性情得其正。則不至于過。苟失正。

則失中。此中孚之異于小過。而近夫履。柔在中。而上下皆剛。則得其正矣。艮止而不遂。震之動。則爲頤。頤則能養正。此頤象辭以慎言語。節飲食爲訓。而在震象辭。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在艮之象辭。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小過合震艮二卦。果叮嚀于其象辭。而恐懼修省。則行有度。而思不出位。則守有分。斯即免于過矣。凡易象辭。皆明人道。皆以中正光大爲旨。惟小過以過成德。可見聖人原不責難免之過。而必原其有過之情。過不違于時。不戾于變。不反于情勢者。則過亦何害。不過望其速復。復則仍爲中孚。此中孚與復。皆體大時一陽之復爲用。陽復則陰消。陰安于位。陽暢其德。則過者改而行。已中。



庸矣。

初六飛鳥以凶。

宜聖講義

此小過初六爻辭也。初六在下，艮之始，而秉坤履霜之戒，柔而位卑，暗而在下，不可以圖高舉。時位使然，今初六以上應九四，內希近外，陰希就陽，兩陰連于初二，如鳥之一翼張而欲飛，故稱飛鳥。鳥之飛止，以一翼先在下，而望上飛，先展其左翼，以柔而恃其下降之道，以下而企乎高升之謀，而越于其位，乖于其時，以艮之止而妄求同于震之動，此所以爲凶。謂其行之恃也，恃爲過過以求用而忘其卑微。

斯罹其凶。彖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反希其上而急求飛，故凶。柔樂觀剛，初乃應四，此其飛有不可遏止之勢，則其凶也。時位也。志行之過也，不能言止而求于動，是妄也。妄則災生，无妄爲災，卽關此義。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初六戾乎履霜堅冰之訓，而祇知陰樂近陽，下志在上，順卦之自下上，則不得不飛，反柔之自高降，則不得免于凶。其飛也，情之過而凶也。數之災，過情之行，人有不免。戾數之災事，亦難逃。故釋曰不可如何。言其不得不飛，不得不凶，乃智者莫與謀。



勇者莫與奪。此即所謂過也。過之爲用，皆迫于時勢，關乎情變，不能巧避，不易強逃，乃明知之而故爲之哉。實由不能洞知而逆料之，遂成過失，而罹夫凶害耳。或曰：不可如何，深惜之辭，惜其已鑄成大錯，追悔无及，如何則可？惟自返以求其止，止于誠則免凶，故鳥之行以善止爲得，如黃鳥之止于丘隅，雌雉之止乎山梁，皆止得其所而契夫時，斯可貴矣。况初六艮之下，方重在止，反以飛稱，宜其凶无如之何。君子知時先豫，臨事而惧，見機而作，則免于初六之凶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宣聖講義

此小過六二爻辭也。六二內正位而爲坤之正，本安貞之道，有含章之美，宜于從王事，敬于其上，和于其下。如后與帝，如臣與君，此坤道也。而小過上應六五，亦爲柔，並后匹敵，不能相下，雖內外殊而尊卑幾等，雖貴賤殊而權勢若同，故辭以祖妣相提，君臣相擬。合六二與六五中介兩剛，遙遙相望，雖若匹配，而異君臣。然以兩剛在中，則雖匹配不在一處，雖君臣而有往還，故以過遇相喻。過爲往，遇則來，如過訪者，過也。道遇者，遇也。因過其祖而遇其妣，以柔在位，所遇非祖，乃其妣，妣固祖之配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亦有同義，而不曰過其君者，臣无過訪君之禮，而曰不及者，以過與不及對，皆失中也。過乎中

曰過不及乎中曰不及言臣无過其君之意而行却遇其臣亦以柔在下位也不及二字實明小過之過兼不及過猶不及此退一步言不及猶過則進一步言總之皆爲失中以往者原非過訪其君而中途遇其臣與前之原欲過訪其祖而結果遇其妣其初意不同而其終成則同皆以過爲用則祖與妣同居祖去而妣在君不與臣同居未見君而遇臣此所遇者出乎意外所謂過之用也過而有用則非關乎德義而實繫乎時情位者兼德與時用者分情與義義以成利情以爲害故過之甚則有咎以六二得中斯免耳遇之與過亦一屬不及一屬太過遇者无心之所遭過者有情之所發故過始于己遇

成諸人過有其始遇得于終以遇形過則易見過之爲失在乎己也己而不過何過之有知過而改則過亦无咎此六二之旨重在使人知過之由成與免咎之所在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二爻辭稱過其祖遇其妣是无所疑惟稱不及其君而不曰過者人多未達實以易辭原包多義所謂過者既有過中之義亦含過失之情又以相過與過去均爲兼見之旨視其所合而爲釋故過其祖猶人之情若過其君是失臣禮則以不及相

身經訓釋  
提並論而不及亦過也。過爲太過之行。不及則不足也。不足者不及中道。以君與臣。不得等諸賓主。或僚友也。君可過臣。臣不可過君。六二在下。臣也。而上六五則君位。雖亦爲柔。以位尊不得視之如臣。故下不逮上。臣不及君。此位分所定。不得有過失之行。故不及者猶原不思過之也。臣而過君。君將失其尊嚴。遂率天下而无君矣。君父皆不可過。稱君已賤父。而上文但稱祖者。亦寓此義。故禮曰孫可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祖雖尊而異于父之親。禮惟一尊。故尊父而略殺其祖。此禮之權宜。人倫之有先後也。臣之于君。如子之于父。臣不可過其君。則所稱過亦不及。不及者原情之辭。推及之義。不可執也。

而仍曰遇。則可見其亦如過祖遇妣。不過過君遇臣。不稱曰過。則遇爲來過。爲往往猶進也。上也。來則退也。降也。君臨天下。所過爲幸。如神之降。而臣民不得進于君。上于神。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則過而稱不及者。亦諱其陵上。而不失其臣節耳。六二柔位。故從剛者皆過。而所遇者皆柔。志雖在上。而阻于中爻。仍返而下。不出其位。此良知止之義。爲人臣止于敬。設欲過其君。尚何止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宣聖講義

此小過九三爻辭也。九三重剛失中。而爲良之主爻。上接震之九四。

兩剛之勢。易折之情。剛過則折。故辭曰弗過。深戒之也。弗過而猶防之。惟過之虞。謂乾九三朝乾夕惕之時。危厲之位。切宜審慎。恐懼以防其過。斯守位之貴。而過分之憂矣。設有未備。而從其過。則或戕之。必受其害。以剛能戕身。柔則迪吉。從于柔則順。從于剛則逆。九三與上六應。而易啓逆上之心。此彖辭稱宜下大吉。釋曰上逆下順。下順大吉。則可止。上逆者凶。故占凶。以艮之一陽在終。終則有始。必返而下。以逆行爲順。此所謂知止者也。苟順而升。前履于危。自逢其災。而不可悔。是過而又過。將何以成其用哉。況進于震而動。忘其止。失其本始。徒增其過。則由小過而大過矣。中互大過。以三四兩剛爲其樞。

機。此用者所宜慎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三剛過而不知防。希動而不知止。失艮之道。從震之動。兩剛相接。如兵刃之戕其身。此不可從也。從者順也。言順二之志。以從上。順剛之情。以陵柔。既失二五正位。遂无所裁制。逞于一時之快。而不可收拾。則其爲害至大。將不可究詰。故曰凶。如何也。言凶之甚。不可狀耳。爻曰弗過防之。可見不過而自提防。以抑其情欲。如防水也。小過類坎大象。兩陽迫于四陰。抑鬱欲洩。爲過之源。



故不可縱。縱與從古通用。從猶縱也。或以弗過防之爲不可強止。強止于前。必反洩于後。如防水而逆水之性者。其潰決爲害尤大。故曰從或戕之。言從此以後。或反害之也。此固辭中兼義。止者因勢利導。時止則止。則免于害。此在順夫時用。納于中行。中行之失。其過乃成。弗過防之。專重在中行。非止之止。卽乖中行。故弗過云者。以在中爻。應以中行爲本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宣聖講義

此小過九四爻辭也。九四震之主爻。與九三同屬人爻。而重剛失中。

四陰束于外。以成其過。而秉剛健之情。失中正之德。有乾之自強。而忘九四之躍淵。則動必有咎。以其剛而在六五之下。與六二錯應。交相協而不戾于良止。則免于咎。故曰无咎。明其在外。行且自返。一往一返。內往而外返。返以就下。則知止。止而動。則不過。故亦如九三稱弗過。然九三志在上進。雖與六五錯應。同功異位。故弗過而重在隄防。九四志既在返下。以錯應六二。同功異位。故弗過而可相遇。此三四之行有別也。以遇與過相提並論。仍同六二。過則非遇。其遇也。則不必先過。此弗過而遇之者。明其責在自反。而效能致人之來。以爻位當來。則雖不過。亦當有遇。此遇字。亦兼賅遇合及待遇諸義。遇于



途者。必有二人以上。卽我與彼。或他也。主與賓。或友與類。皆有一二者之別。故可推至遇合。合猶會也。不期而會。謂之遇。遇字以偶。偶亦合也。匹合也。而因同等相匹敵。同類相會合。則有對待之義。故又爲待遇等。亦待也。候之于此。曰待。見之于彼。曰遇。而推及有所備以接物。先其時以候人。皆待遇也。主與賓款洽。我與人接待。亦待遇也。以其行以禮。接以儀。交以物。信以誠。則待遇兼包。賓客迎送。臣工酬報。儀不及物。禮必以敬。故遇之者。先優其奉。厚其供。爲將其情。致其意。必孚于信。必本于敬也。九四弗過。而重在遇。可見重在自卑。以下人。自謙以接物。不爲其來而自倨傲。不以其自至而愆于儀也。故九四弗

過不肯過訪。非言尊也。不求有過。而求免咎。斯九四主旨。故重在敬待其至。成候其孚。而不自往。往則危厲。而必戒備。戒慎戒飭。不疏不虞。皆戒也。謂如戒嚴者。警飭行人。嚴密戒備也。以九四重在返以自下。故不可往。而勿用者。以得乾之初。猶潛龍勿用之時。指勿自用也。自見曰用。勿自見者。深藏守拙。而勿求用。則宜永貞。以四爲坤位下。就六二坤之正位。故永貞本夫坤德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爻稱弗過。而待其遇。因九四位不當耳。不當

者既非二五正位。又以剛履柔位。戾乎既濟。而同未濟。雖下應初六。陰與陽協。而初爻无位。亦不當也。第以九四不宜上而宜下。則重來而不宜往。故弗過。即不可往。遇之。即待其來。是順乎爻用。而孚象辭不宜上宜下之吉。故全爻无咎。凡无咎多在辭末。九四而在辭首。可見重在自免其咎。即以止御動。以良制震之義。蓋九四震動之主。躁進之情。易成其過。故以弗過而待其遇。為言。又以此句聯為一義。亦如九三言不可過。以遇人。即過以待人之意。過以待人。即象辭行過乎恭。三語之旨。過于禮為過恭。過于情為過哀。過于用為過儉。皆過也。在柔爻或宜。若剛爻則不可。故三四爻皆有弗過之辭。而九四

位尤不當。不似九三為良主爻。合于既濟。知止有濟。其用尚易。近于中行。然猶有戕之之凶。况易于躁動而類未濟者乎。故曰往厲必戒。以順震動而躁進。則蹈于危。而必戒慎。釋以終不可長。言不可長其輕動之志。成其躁進之行也。又終字與爻辭永貞相應。坤用六利永貞。以大終也。爻稱勿用永貞。亦可作一句解。言不可永終。以坤位乾爻。一為始。一為終。一則九四宜順乎乾。以知始。而不宜遽終。一則順震之初。爻夫陽。以為時之始。亦不可在此位而言終。故勿用永貞。兼體用二義。體則秉坤位。以應六二。而永貞。用則體乾爻。以孚震位。而勿長其終。是在視時位而為釋耳。凡終不長。多屬上爻。今在九四。可

見其爲過。過則不可爲法。一時之宜。非恆久之道。故釋文如此。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宣聖講義

此小過六五爻辭也。六五正位而柔履剛。失乾之正。乃成其過。爻辭首二句與小畜同。小畜有象中孚。一陰在中。四爻陽。東其陰。如天之密雲不雨。謂陽不與陰和也。和則雨降。今六五則反是。而以陰包陽。亦不得私。故亦曰密雲不雨。而自我西郊者。由西而東。即由上而下。由高而窪。如小畜之上巽。以來就下之乾也。巽本初變于陰。而在外。則重在下。六五亦以下有三四兩陽。陰降而阻于陽。有雲而不雨。有

來而自西郊者。外也。遠也。由外而內。由遠而近。由西而東。由郊而城。行以日降道。以日近也。公弋取彼者。本陰柔而攝正位。故稱公以正位。而俯下各爻。剛柔紛陳。則重擇取。必有其道。故曰弋取。言小過有飛鳥之象。鳥飛者欲得之。則弋取焉。而鳥遺其音。是已由上而下。由飛而歸于巢穴。則弋取之。當在其所棲宿處。稱穴不稱巢者。明其在下。非枝上也。由上而視下。由高以弋卑。則在穴矣。鳥原眩獸。不必執于巢。而弋者原不可射宿。今取彼在穴。是乘其不戒也。陰柔之情。暗昧之舉。非光明之行。仁義之道。此正如天密雲不雨。則暗而不明。如人之行而自郊。則邪而非正。不光明。不正大。斯小過之以柔居正。而

有此占。六五六一二重柔。而三四兩剛。奪物之明。肆陰之毒。此過也。而時使然。故乖夫獵狩之道。戾于愛物之仁。行既非宜。用有難大。故在正位。明其義。即彖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也。卦爻互大過。而六五當兌澤主爻。兌說而在上。有闕之象。于人爲有失。在上位而有失德。豈獨鳥獸之災。由此可見小民之不獲安其生。樂其業矣。井卦曰。求王明。王而不明。將何福哉。如天有雲而不雨。將何澤沛哉。故弋取而乘不備。貪得而行不仁。則過雖小。其害已大。此小過與中孚反。即在失中道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密雲不雨。見小畜卦彖辭。其義與此微異。小畜重畜。畜而不發。積而不施。故雲密而不雨。必至上九爻位已極。卦位已窮。窮則變。變則通。乃有既雨既處之辭。則畜者已發。積者已施。雲密者已見雨。日郊者已歸處。皆與前異其趣。今小過六五。則以柔在正位。以陰居高地。陰无陽不能化。雲雖密不克雨。謂其爲陰之過。而不與陽和也。不和則不雨不處。故亦如小畜之辭。而責在上位。與小畜偏重畜積者微別。畜積亦由過來。畜而不發。積而不施。是畜之過也。如人有財。貴在能捨。陶朱以富稱者。以其三致千金而三散之。致



則畜也。散則施也。是有雲而沛其雨澤矣。小過六五不得其和，乃成其過。有雲而不雨，有家而不處，則爲陰柔之失，而非仁智之行。陰柔原可用，而在上則悖其位，戾其德。故六五不雨，釋曰：「已上已者，過甚之辭，猶太也。」已上即太上太高之意。言陰柔所居過高，不得與下接。如雲之升過上，不得成雨澤，是陰柔戾其德用，乖于位時之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宣聖講義

此小過上六爻辭也。上六過之極，而卦用之窮。又爲陰柔在上，重柔失位，過在于自怠，則與前三四陽爻之用相反。陽剛好進，故抑之而

曰弗過。陰柔易怠，故促之。而曰弗遇。以上與三應，三剛而上柔剛者，躁進則曰弗過。上則怠惰而望人之來遇，不肯進以求之，則曰弗遇。言不可遇而必過之也。與九四之弗過遇之，恰互易其過遇二字。不過而遇，是明其必來，不遇而過，是示其必往。卦例外來內往，上窮則變，變則反常，而亦重往與下同，是反而下也。六位圓成，周而復始，則上者反而下，遇者不可期，則過者爲其時宜也。或以弗遇過之爲一句，則言上位用窮，過與遇皆无當，故既不得遇，亦不必過。此兼義也。上六陰降之時，易與良之九三相協，協則反來成往，反遇爲過，以易其地，則移其情。此過之本乎柔，言與三四剛德反也。而飛鳥之象，至



上已將鍛其羽不克再飛故在下則遺其音在上則離之凶謂離其所當凶也。離又通罹干也。如鳥之觸于網則飛者已不得飛而鳴者已不能鳴是禍日數成而害由時至禍害非發于己非咎于人者謂之災眚。此上六之窮時位之所爲天數之所見故其凶爲災眚而不專屬於過然過亦不可遇過而遇則亦招災干天之怒攫神之忌則災眚至无妄災也大畜時也非時即災小過上六非時非位宜其有災而如飛鳥无惡于人无怨于物而罹其害而受屠宰拘繫豈非災乎。上六如翅之將折聲之已嘎雖欲飛鳴徒招其禍此正與九四之弋取在穴相應在穴尚有弋取之禍飛空何免捕捉之災此重在善

于趨避如人之善于改過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五曰已上上六曰已亢皆指陰柔高居于上不得下與陽和而兼指位之過高用之已窮言。六五在中位已有已上之辭。上六則居極地故曰已亢明其如坤之上六陰疑于陽而等于乾之亢龍有悔也。乾曰亢龍此曰已亢兩亢字義同。雖九六之爻不同而在上之位則一故凡初上兩位不分陰陽爲其不及于辨識也。初爲勿用上爲无位皆非時位所許則其用不利。上六柔爻柔位。

又過六五故以几稱。爻辭弗遇過之。正以其極高而无位。當變而難久。不得久待其來遇。姑盡已而過訪之。此上六不得已之情。而仍不外爲過所成也。戾乎中道。不得中行。與其不及。毋寧過之。此易重責柔懦怠忽。而示人以自強不息也。故對三四剛爻。則曰弗過。而在上交。則曰弗遇。明知其情不免。而其行有必至也。辭以見爻之用。爻以見位時之用。位時者。行之所循。志之所著。吉凶利害之所分也。上六位時已失。故爻以灾眚占凶。可見及時之過。猶可享。非位之過。不可試。與其過而有利。何若无過而致功。此中孚之可貴。而小過與之反也。

既濟卦

☵☲  
離下  
坎上

宣聖講義

既未濟殿全易。居六十四卦之終。天道周而復始。易卦自始迄終。成不盡之象。爲周圓之形。自乾坤開其端。而既未濟要其終。終而非終。終則復始。此易卦之象。爲一大循環。如一歲然。由春至冬。歲序已盡。而仍復于春。以爲來歲之始。是始之與終。時之所爲。時之更易。終亦有始。故既未濟。易卦雖終。易道未盡。乾坤永在。坎離長存。則既未濟。三陰三陽。平勻交錯。合乾坤而紀其變。均坎離而見其情。情變之間。轉生轉化。以迄无盡。此後天生化之象。實以既未濟著其例焉。坎水

離火陰陽之綱紀。亦如乾坤爲生化之橐籥。鼓鑄之炉冶。振其機樞。以開以閤。以交以替。無盡而有盡。無終而可終。此天地妙用。卽以此四卦懸其則。而人物要道。亦于此四卦昭其原。既濟在前。未濟在後。兩者往來。乃深探夫玄秘。洞窺其奧蘊。而示人以生生不已之道。息相通之功者也。既濟者。水在火上。生成乃見。未濟者。離在坎前。分合乃明。不有既濟。不能知天地之功。不有未濟。莫由顯乾坤之道。此生之與滅。二而一也。往之與還。昨猶今也。合者必分。通者必塞。而一之者道也。利之與害。吉之與凶。而齊之者功也。功屬乎物力。道達乎天心。有無相關。而無生有萬一相應。而萬歸一。此既未濟相反也。而

相成。本殊也。而可一。此由兩卦象足以知之。上經之泰否。卽其例矣。地天交泰。天地成否。本乎位者反塞。因乎用者轉亨。著其分者反凶。達其變者轉吉。此後天之道。異夫先天。而人物之功。別于天地。由近而遠。自遠而近。道同而行異也。由上而下。自下而上。位一而情殊也。故既濟定也。而未濟反爲不定。既濟交也。而未濟反爲不交。不定之定。不交之交。雖若殊途。而爲同出。同出異名。殊途同歸。明乎此。則知既未濟之相往來。而未濟乃終全易也。

既濟上坎下離。而中互未濟。未濟上離下坎。而中互既濟。由此可見兩卦體用相通。中外互見。原一卦而成兩用。既濟者。外表成濟。而中

體反不通。未濟者外表不交，而中體反成濟。是以兩卦之用實相關聯。其爲道實若本末。三陰三陽，一水一火，先天爲中男中女之交濟。後天爲水火上下之合同。離代乾而坎代坤，則既濟同于泰。未濟同于否。以爻言之，二五正位，既濟六二九五，孚于乾坤之正。未濟九二六五，類于交泰之中，是又相反而相應也。既濟者如舟之渡水，由此達彼，如事之所爲，由始至成，而未濟則否，故名以濟而加既，未以別之。既濟則已渡也，已成也。未濟則有待于渡，有期于成，此既濟爲終，而未濟反爲始。既濟在後，而未濟反在前也。今易乃以既濟在先，未濟居末，此中妙理，實明天地無盡，生化無窮，終而不終，末而非末也。

水火交而既濟成，離坎背而未濟見。陽下陰者爲和合，此咸以男下女爲仁道之始。剛先柔者爲寂滅，此恆以震上巽爲變化之窮。而既濟九五在上，未濟六五在外，是又交者不交，滅者不滅。傳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此以八宮卦序，大終于歸妹，而兌主于內，震反曲從之，而周易卦序，大終于未濟，爲離上坎下，各背馳焉。火炎上而水潤下，既濟交孚，未濟反是。此由卦象以判既未濟者也。卦固相異，爻互相通，用者宜合參之。方盡兩卦之妙。序傳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爲既濟，以物之過，其行有功，其事必成，物力之盈，事功乃濟。此周易本乎人道，而著其數也。小過過于善，而失中行，失中則



有偏偏則易近于所趨。故既濟自小過來而本與用有異也。失中之濟雖濟難久。故終至未濟。爲其爲物盛必有衰。爲行亨必有塞。以過而濟宜其不能恆。以過而成宜其不可大。此既濟亨小而不可大用。亦如小過也。水火者得其和則爲功。失其道則反爲過。協于用則爲利。反其情則反爲害。此既濟雖以濟名而功利不可久。大可久者德業也。傳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而在于能久。能大既濟非久大之期。故其用亦不稱。而彖以亨小爲辭也。明易訓者不以既濟爲足多。則以當全易且終。縱有德業亦難久大而未濟且隨既濟至矣。然六爻定位剛柔交孚。卦序已定。故曰既

濟定也。定于其位。達乎履之志。則既濟自有其時義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宣聖講義

此既濟彖辭也。以既濟水火交濟。固爲相濟相成之象。而以中互未濟。九五六二固孚乾坤正位。而與泰反。却同于否。是濟而不終。成而不久。雖有三德。備乾坤大用。而无元則失其悠久。无疆之功。且以坎在外。險阻當前。雖離在內。文明有主。則其進也不易。守則有餘。初猶光明。終則險陷。此雖占亨。亦如小過不可大事。而爲小亨也。亨小利貞。作一句讀。則亨于前。而吝于後。故不大。亨不大者。用不廣。業不宏。



易經詁林  
功不著行无可獲守亦有限故利貞亦可連小字讀謂其由亨之不  
大而利貞亦不全也利貞者本夫坤適乎情性而外致之事功也既  
不全則不達其情不充其性不能富有其業日新其德則既濟之用  
不足與泰並論矣乾坤錯交一陰一陽上下互抱一柔一剛以爻位  
言實得其常以卦用言非道之章以囿于位則不能大局于時則无  
以張六二本夫坤順以安貞九五逮乎乾健以自強在先天之道德  
固已恢恢于安詳而視後天之行止則反碌碌无所短長爲既濟若  
道之已成德之已至道德无名默然相契不待夫行不求其事如學  
業之既成而品位之極至矣天下紛紛人事茫茫果皆定于其位更

孰爲之更張而勢有弗許行遂難良不知順時應變何以執中用常  
此既濟之定爲難動也既濟之成爲有僅也亨既非大利貞亦非久  
遠故彖辭稱之爲初吉終亂以離立其本始有同于乾坎則異乎坤  
之无初有終而得吉者已往將亂者方來此既濟之用宜于初而必  
慎其終喜其成而必憂其後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  
則亂其道窮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以既濟之亨小者實小者之亨此句略一小字

謂所亨者小。換言之。即小事亨也。爲既濟爲定。不能順應權變。則不能大用。如守成者。跬步不踰。率由舊章。雖不爲過。而无大功。雖可免咎。而乖大用。故曰小者亨。以爻陰小陽大。如大過大者過也。小過則小者之過。皆本陰小陽大之例。既濟陰在陽上。行利于陽。用昭于外。且上爻爲柔。而六二柔得中。上下相接。其用不窮。故稱小亨。亨與窮對。以全卦言。終窮則亂。亦爲小亨。謂所亨有限也。亨通也。亨小所通于物者亦小。則既濟不可大事。正如小過亦由過來。過于濟者。與不及濟同。故名既濟。既猶已也。已者過甚也。未濟者不及濟。不及與過皆失中行。故亨而不用。而不廣。吉而不終。利貞者以六二九五剛。

柔皆正。孚乾與坤。如家人之象。內外正而位當。故有守有爲。有爲曰利。有守曰貞。貞本六二之中。利達九五之正。中正不失。此備利貞之德。而可爲人道之基矣。初吉者柔得六二之中。而協于六四之外。二四同功。在內爲始。在外爲終。且兼初九以剛在下。有其本始。進就于六二。中正故初占吉也。而終上則亂者。外爲剛得正。而嫌上六在上。柔以迫之。如大小過。雖有九五之正。可應六二。而相協。而因陽極于上。下率四二兩柔。有如艮。艮止也。故曰終止。一也。陽自初始。而至上終。終而非終。中間以柔上蔽于上六之陰。陰皆先陽剛。乃不得行其志。而自止。一也。終止而不能正其外。反以招其爭。爭則亂。上六本坤。

疑陽之象而有龍戰之嫌。惟陽得正不至于戰。而上下之位顛倒。剛柔之情交錯。內外之勢爭執。升降之途舛迂。故曰亂。言其已與既濟之定反也。反于既濟則成未濟。反于定則爲亂。則所謂終亂者。實本上六柔在剛上。言上位已極。剛用已窮。故釋曰。其道窮也。以陰欲降而阻于九五之陽。陽欲升而梗于上六之陰。陰陽之道皆窮。遂不可復。其既濟之德。著其安定之功矣。安定之反。即爲紛亂。亨之反。即爲窮。斯既濟反爲未濟矣。况中互未濟。原與之同。其情志所謂顛倒。其上下而已。既濟六爻剛下柔上。未濟六爻柔下剛上。一剛一柔相間。則同。故兩卦剛柔皆相合。合則不離。不離則不大不久。如豐之爲大。

者。以其離而可遠。可恆也。既濟剛柔定于其位。以爻言爲得。以卦言則不。只爲其一五正位同于否也。未濟則二五正位同于泰。而中互既濟。是既濟者難交濟。而未濟却易交孚。故彖以亨小稱既濟。以終亂明其用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宣聖講義

此既濟象。辭明人道也。坎上離下。水在火上之象。水能滅火。今在火上。乃名既濟。可見其非取水火之性。而重水火之功。水潤下。火炎上。上下交濟。此其功也。功也者。有物以運成之。若果以水加火。則火滅。

而水亦流。將何用哉。故稱在上者。明其能上于火之上。而不潰流。正如火風鼎。火在木上而不燃。水風井。水在木上而不洩。乃各成其用。共致其功。以其功用言。故名既濟。比之人心火腎水。水升而火降。則精神健旺。血氣和調。反之則病。而生理絕。此既濟之稱。以其能成一。切而著其功用也。既以功用爲重。則于人道。亦以籌策爲先事也。物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則有禍。欲達成其功用。必先去其害。而取其利。避其禍。而受其福。則必熟思而審慮之。何者。可以免害。而皆收利。何者。可以移禍。而皆爲福。此君子于既濟。以思患而豫防之。患之既防。則禍害可弭。而功用斯見。此亦猶作事謀始之旨。豫防之道。重在能

豫。豫則立。不豫則廢。雷地豫。已詳其義。思者籌之于始。計之于內。以卦內有離明之德。外多坎險之危。則可以先思而豫防其患矣。水火者。爲利大。爲害亦不小。爲福多。爲禍亦不少。設聽之任之。不遭滅頂之凶。卽蒙焚突之害。不憂潰決之患。卽有燎原之虞。是用之者。惟思其患而豫防之。則得其用。而致其功。杜其禍。而防其害。此既濟之人道。如人乘舟濟川。必防其傾覆也。如食取火熟物。必防其焦灼也。皆事先有以防之。則在善于制度。精于器具。明其限量。權其重輕。之所謂也。故水上火而不浸。火下水而不滅者。皆人道善濟天之窮。而成物之利。利既可計。害亦莫加。禍既可弭。福亦益大。此利與貞並重。以



致其亨者也。貞者已之思。利物之力。水火者。生化之原。善取于天時。運其物力。則生化之功。人之德也。君子以水火之患。故豫防之。既防患于未然。自成功于无量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宣聖講義

此既濟初九爻辭也。初九剛在下。而卦以交濟爲用。交濟者。利用水火之力。而古時重水。以陸地交通易也。初九未及水。而猶在陸。陸行以車。車必有輪。以將濟涉也。乃曳其輪。而不乘車。以已近水也。人雖曳輪。而車之尾已濕。明其志在濟涉。不復計及車尾之濡也。推之今

日。則不獨車有輪。舟亦有輪。輪既入水。而曳之以行。則濡其尾。亦勢所必至。尾者後也。末梢也。以在下而近六二。故有此辭。占无咎者。爲其志在濟水。則何咎哉。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初九在下。地卑而近水。水濱泥濘。輪不良于轉運。乃曳之以行。此以人力濟時之用。避地之害。則其義當无咎。始于求濟。仍以濟爲本事。之有濟。將何咎乎。第乾初九勿用之時。而急于用。原易有咎。以其志于濟。合夫卦德。故免耳。初與四應。一剛一柔。

兩相牽引。故有曳輪之喻。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宣聖講義

此既濟六二爻辭也。六二內卦中爻。坤之正位。有如后妃命婦之尊。故爻辭以婦喪其茀稱。茀者披拂下垂之飾物。或在首。或在下。或在車輿。皆所以蔽障于外。勿露其體貌。以護其威儀者。如詩翟茀。則車馬之帷。命婦以上皆有之。婦出而喪其茀。則以求濟。而失其蔽也。濟涉者。下輿乘舟。因而失其茀。非咎也。以暫可勿用。則失亦无害。而六二在中。居正位。行中道。如出入于朝廷。往返于都市。所履康衢。所過

中庭。所止堂殿。則雖有失。亦不足追求。而仍可。得。謂其莊嚴之地。尊貴之飾。衆目所視。群下擁立。則雖失之終。可復得。而其爲期。仍如復之數。以七日來復。天之道也。七日者。日時之所限。數至七則復耳。而震卦六二。亦有喪貝勿逐。七日得之辭。在睽初九。則稱喪馬勿逐。自復。是因睽有離。而重震亦有類離。離兼分離附麗二義。則離者復合。失者復得。震則以陽之初復。應于天心。故地雷復亦稱七日。蓋震之數所孚耳。既濟而在中爻。因離而仍復麗。則雖喪其飾物。不必追也。七日自得。坤安貞之道。利牝馬之行。是以濟而有喪。喪而復得。雖應九五以剛相匹。而中互坎。有險易陷。此喪茀之由來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二在中。而得內正位。中道不失。即孚于天心。故稱七日得。凡有得失。皆有所偏。惟中道至中至勻。无得无失。六二以中道行。故失仍復得。即不成失也。中道之精深。契天道。至中至極。萬行所遵。故失者仍得。以其明天數而知物之去來。事之臧否也。濟者事无不濟。而中互未濟。自六二始。故間見得失之情。以其爲既濟。故七日復得所失。不待追求也。人行中道。衆服其仁。則拾得者亦必歸之。此中道之效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宣聖講義

此既濟九三爻辭也。稱高宗者。辭本商易歸藏之舊。武丁之號。以易原无辭。因象設辭。而必驗諸往事。在高宗伐鬼方時。卜得此爻。而所驗者如此。凡各卦所稱人者。皆此例。如明夷稱箕子。文王即箕子。文王當卜得明夷。而克孚其用也。九三之用。即可以高宗伐鬼方之事證明之。鬼方者。朔方之國。獫狁凶奴之前身也。以在北方。接幽州。寒冷暗昧之地。如鬼國。如幽都也。九三離之上爻。接六四坎之下。離明而坎暗。離高而坎下。故比之高宗伐鬼方。由明攻昧。以高擊卑。德既

勝之力亦過之而克之以三年者明伐人之不易也。三年爲時已久。雖終克之。必有所憊于。心則以其明于遠。或昧于近。攻其敵。或恕其親。親近之臣。或有小人屢焉。故因克敵之遲遲。而戒于小人之勿用。小人當國。民下離心。將何以伐人乎。故高宗之武功。必先審其文德。稱其勝敵。必更察于用人。小人勿用一語。見師上六爻。釋曰。恐亂邦也。邦也者。結集群衆。上下一心之稱。言互相邦助也。得道多助。小人亂邦。則散其衆。失其助矣。寡助者。曰守尚不足。而欲伐人乎。免亡尚。有難而思克敵乎。故師卦以師得衆爲用。終戒勿用小人。九三之辭。亦與同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雖勝敵。而遲至三年。則勞師傷財。國之上下。皆疲于奔命。是其憊可知矣。九三重剛失中。宜秉乾惕右厲之戒。今乃以兵伐敵。貪功而忘其民。則雖克之。亦无足取。此爻辭微旨。深警後世窮兵黷武者。高宗英明之主。尚有此失。則以其動于小人。愆愆而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故爻辭申以小人勿用。實寓儆戒之旨。甚深切矣。剛而自用。其害不免于悔。惟慎之于始。先明察于用人。毋輕信于邇言。斯可豫防其患。故象辭特以思患豫防。示人道大則焉。



易經詁林  
六四濡其衣袽終日戒。

宣聖講義

此既濟六四爻辭也。原濡其二字，誤爲濡有，宜改正之。凡既濟各爻，以濟涉爲志，而剛在將涉之際，柔當正濟之時，以一高一下，一乾一濡，足以別之。六四由九三之求濟，而即涉水，遂濡其衣袽，袽者巾也。衣之下垂者，亦與菑義近似，以其濟涉而濕之，是亦濟之失也。然志在濟，則不得畏衣袽之濡，欲事功之成，則必懷戒懼之念，故以濟涉之險，進行之艱，則不得不終日戒備，以防有失。在平時，或遭過涉滅頂之禍，當戎事，或蒙師或輿尸之凶，此所以必戒慎恐懼，而終日惶

惶也。終日者，亦如乾九三朝乾夕惕，若厲不敢少怠，則可見濟之不易，功之難成也。六四坎之下，爲險陷之始，由九三至六四，正如由高下于淵，由岸入于水，既濡其衣袽矣，則可知前途之艱難，是終日戒備，實勢所迫，時位所爲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四九三，本孚交泰，中爻之象，而爲既濟交濟之樞，或敗或成，皆繫此二爻。故易辭于九三，則以憊警之，六四則以疑懼之，爲六四上近九五，下應初九，剛以相加，而得九三，內以相協。

加則有疑。協則可戒。九三之憊。由于過剛而圖逞。六四之疑。由于畏難而憚進。故濡其衣袂。已啓其畏蒞之情。而險阻在前。更生其戒懼之念。此以一柔夾兩剛中。而身當坎陷之地。故有所懼疑。其相迫。雖有光明之望。而猶險陷之憂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宣聖講義

此既濟九五爻辭也。東西鄰者。即指六四上六兩爻。四在下西也。上在前東也。而爻居全卦正位。外卦中爻。剛以主正。君臨天下之象。以前後爲柔。成陽陷于陰之坎。坎之主爻。亦即在此。左顧右盼。各有其

行。陽升陰降。各異其道。此爻辭以東西鄰之異趣喻。不必實有之也。泰與小畜。皆稱鄰。鄰者近也。泰上下交泰。不戒以孚。既濟水火交濟。實受其福。是相類也。然九五果何從乎。東鄰殺牛。亦爲祭也。而西鄰則禴祭。而不以殺牛稱者。春曰禴。夏曰禴。四時之祭。以禴當夏令。萬物蕃育之時。農耕忙勞之日。則其爲祭。義在祈年。而非享福。殺與生反。殺者秋令。秋冬殘殺。萬物凋敝。其祭也。爲報德。既濟爲事功之成。固宜崇報德之典。而九五爲民物之宰。應先重祈年之儀。此見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福矣。以卦內爲離。夏月之令。外爲坎。冬日之時。水火各有其功。離坎自異其趣。九五固坎主爻。而秉乾之

正則宜同于離之德。離後天代乾也。若在六二，則同情于東鄰矣。此互用之義，即交濟之功，故能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殺牛非不豐備，而不如禴祭之得時，時之所宜，即天之所予，故實受其福。爲吉慶大來之占，此與彖辭初吉相應。初吉固指內卦之離，有文明之德，光輝之美，而九五下同于離，以成其用，即所謂吉者，直至九五止，上爲來，下爲往，來與往應，以成初吉之占，故曰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 宣聖講義

此既濟上六爻辭也。上六全卦之終，濟用之窮，而在中互之外，雖與九二應，而居高无位，應順柔以降，而格于九五之剛，在上而實窪，位崇而行降，故曰濡其首，首爲體最高，而濡則墜于淵矣。此與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相似，又與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大同爲其皆柔在上而行失中也。柔在剛外，不得順承之道，陰居高崇，乃有疑陽之危，故濡其首而厲，厲者危也。果能知危而退，見厲而惧，尙免于凶，故爻辭不云吉凶，而以厲字示其危亂，此彖所謂終止則亂者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上六既同大過之過涉。而濡其首。以懼于危。則既濟之用已窮。窮則必變。變則反成未濟。是既濟之時位已失。則欲濟者。何能久乎。柔主大終。水行潤下。下而不可復止。則上亦不可久持。明矣。况已濡其首。則身已無餘。履于危。則情安可久。此既濟之道已終。而交濟之功不再。故彖以初吉終亂。示全卦之用。亦以其不可久也。定于其位者。貴常而畏變。濟于其行者。重亨而患窮。上六窮變之時。宜其不能久矣。

未濟卦 三三

坎下 離上

宜聖講義

未濟之義。已見既濟卦。既未濟往來。實有共通之用。顛倒則既濟。即未濟。未濟即既濟。一也。自二爻以上。反至初爻。則既濟亦成未濟。未濟亦成既濟。二也。以中文言。既濟反互成未濟。未濟反互成既濟。三也。蓋既未濟之差。一間耳。而兩卦之分。一在水火互易其上下。一在中文三四。孚于良者為既濟。亦同于泰。即九三六四是也。若孚于震者。為未濟。亦同于否。即六三九四是也。震良往來。泰否反類。是皆以三四爻為判。剛在下。柔在上。則孚于道。剛在前。柔在後。則睽于時。此



既未濟兩者之異。全以三四爻爲重。而既濟九三六四。恰成其濟。以升降相通。外內交合也。未濟六三九四。乃成不濟。以水火背馳。上下戾道也。故于三四爻辭也。著其用焉。而未濟六三。尤明稱未濟征凶。可見濟與否者。即在中文剛柔爻否爲斷。傳稱既濟定也。定則易窮。物不可窮。故以未濟終。言終而不盡。周而復始。天之道也。又未濟男之窮也。與歸妹爲女之終相匹。乾氣窮于未濟。坤德終于歸妹。陽以未濟終。而仍返于乾也。陽包萬有。故周易始終以陽爲主。此未濟之窮。實陽道之終。生化之機。發于陽。陽盡則生化絕。而有陰在。仍可延其氣而待其復。如冬至一陽來復是也。陽剝于山地剝。而盡于坤陰。

窮于澤天夬。而盡于乾。二者相應。未濟應于剝。歸妹應于夬。此二卦者。雖終其一。仍續其一。則終而又始。故未濟窮而不終窮。亦猶歸妹也。坎反在離下。陽反在陰上。如天地否。是曰未濟。而九二六五。交易乾坤之正。則又同于泰。且中互既濟。是雖名未濟。仍有濟也。三陽三陰。間行而相應。故未濟窮而仍亨。不過亨于內。窮于外。待時而後復耳。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征凶。无攸利。

宣聖講義

此未濟彖辭也。亨下小字亦略其一。以未濟時之窮。雖亨于內而不

大亦如既濟小狐者稱濟之關於物非人非畜而爲獸獸以狐最敏捷譎詐利用時之非如人類之小人小狐者邈爾之辭猶詩以有狐綏之喻男子之輕佻者狐善蠱惑俗稱狐媚未濟男之窮不安其家不得其匹亦如狐之媚女以求合故稱小狐言其情正盛欲正熾不安于分而思遂其所圖耳汔者幾及也欲濟而未濟已及于濟故曰汔濟以其不自檢束而濡其尾亦如既濟初九爲曳于前而忘其後如詩之狼跋明于遠而不顧其近也此句下脫征凶二字征凶者未得濟將何往乎既濡其尾是行之不利不獨不利且有凶不獨征凶且无攸利言凡行動皆不宜也此與歸妹象同皆窮而无所往之意

故曰小狐汔濟獨陽孤陰不得有成不合不偶不得有生生成之絕利濟何來此未濟之亨小而逢天時也四德僅亨已不及既濟之備利貞則以其失位无可守即无可爲耳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濟其尾征凶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象辭之義也未濟應不得亨而稱亨者柔得中也言二五居中止之位而孚于泰交濟之功可望中互既濟其明證也小狐汔濟者以坎爲狐象而在內居險陷中雖欲出以就離之光明却阻于中

易經講義  
爻三四之失當。中爻六三九四同于否。否塞不通。則坎陷者不出。故幾于濟。而不得濟。雖有狐之智。亦不能用其技矣。濡其尾者。狐亟求濟。不惜其尾也。征凶无攸利者。以未濟終而思再續。今卦用失交濟之道。是不克續。而全易以終。易有交易之義。既不得交。將誰與易。此未濟不續終。而占征凶无攸利矣。狐幾及于濟。而濡其尾。是亦不續終之象。爲果得濟。則免濡尾之咎。今濡尾。是不克濟。則惟順其終。而无望其續。此句實包全易大終于未濟之旨。雖在天道終而有始。而在易數終不復續。此明易道與天道。時有異同。用有分別。易重交易。不交不易。何以續哉。此未濟爲男之終。六十四卦至此不復續矣。未

濟剛柔互失。恰與既濟反。既濟皆當位。柔與剛皆定于其位。絲毫不差。是既濟之孚于時位也。而未濟柔與剛錯居其位。皆不得當。則爲不孚于時位者。易重時位。而自二至五尤要。未濟至上九始稱有孚。則以其變也。變而後當位。故以孚稱。然六爻雖不當位。而一剛一柔。仍如既濟。交相爲應。且以二五正位。尤得其應。雖戾于乾坤之正。却協于交泰之情。故曰剛柔應也。應則有合。合則可濟。是以顛倒仍爲既濟。移易亦成既濟。而中互恰是既濟。則未濟者一時之行。而既濟有其期矣。未濟變而濟。豈非終者有續乎。故全卦稱亨。明柔果順夫剛。坤果承于乾。則生生不窮之道。與天地同不盡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宣聖講義

此未濟象辭。明人道也。坎下離上。火在水上之象。火炎上而水潤下。上下背馳。升降愈遠。故名未濟。以不得交濟也。如阻于川者。无舟楫以濟涉之。則相望一方。不可交和。此由坎與離不交。而見其不能濟也。而君子則以人道示其用焉。人道在中爻三四。前所謂泰與否。天道也。所謂艮與震。則人道也。艮九三六四與泰同。震六三九四與否類。此未濟與震應。而既濟與艮協也。艮之象辭曰。思不出位。故既濟以思患豫防爲訓。震之象辭曰。恐懼修省。故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爲

言。慎即恐懼之意。辨即省察之功。在同人象辭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在恆之象辭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則慎于辨物者。猶同人之有資于離明也。而慎于君方者。猶恆之有鑒于震動也。資于離明則辨物。而知其情性。別其好惡。鑒于震動則知方。而宜其行止。審其出處。此慎以行之。不因未濟而失其正也。未濟原乖于正位。而人道則以濟時之窮爲先。未濟原失于交和。而人道則擇其物方。而順應其變爲本。故窮與變者天道。而辨物居方。則人道也。辨物猶格物。居方猶知止。物之不齊。不可混同爲一方之各異。不可失其所宜。坎居北而離在南。此方也。水就下。而火騰上。此物也。辨而明其性。則得其功。居而宜。



其立則成其利。未濟之人道。在審夫天時。別夫地利。明乎物性。擇乎方宜。雖未濟而不忘濟。或反以求之。或順以致之。或移易以遷就之。或裒益以劑平之。皆君子之所尚也。以時之未濟。數之當終。則不得苟焉以行。質焉以止。此貴在慎。仍本震之用也。故九四爻稱震用伐鬼方。即可見未濟有取于震。與既濟之稱終止。則亂有取于艮止者相應也。

初六濡其尾吝。

宣聖講義

此未濟初六爻辭也。濡其尾。與彖辭同。又與既濟初九有相通之義。

皆以濟而濡尾。是不得濟而涉水以履險。以在初爻勿用之時。則所失者小。僅濡其尾而已。然既濟剛在下。雖濡而非入水。故无咎。未濟則以柔在下。是已在水之象。既陷于水。已如彖所謂不出中。陷而難出。濡而莫濟。故占吝。吝者惜之之辭。行之不當。所受損失非其分。所視禍害出于意外者。皆吝也。吝猶嗇也。明知有險而故涉之。是自嗇也。吝于財物曰吝。吝于聞見曰嗇。謂所見之不廣。聞之不多。如吝嗇其財物。而不肯大其德。厚其施也。濡尾之吝。是自嗇也。自嗇者。智之不足。識之不增。徒顧目前。而遺身後。乃如狐之幾濟。而濡其尾也。象曰。濡其尾。亦不知甚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原文甚訛作極。知去聲。今當作智。易不言智。以顯仁藏用。用即智也。而至未濟初六。始有不智之辭。可見智在內。至終始見。未濟終易。乃以智稱。不智者失其用。未濟用之窮。故以不智明其不可再用矣。濡其尾。由于自忘其身。忘其身者。不智已甚。世之善忘者。莫過于忘其身。徙宅忘妻。猶不及也。不智而竟忘其身。即中庸所謂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初六坎之下。正入于坎窞之象。亦即罟獲陷阱。如狐但求濟。而竟入之。豈非不智之甚者乎。狐本多智。今乃忘身。則智之不足恃也明矣。故易

重藏智。爲聖人垂教深意。

九二曳其輪。貞吉。

宣聖講義

此未濟九二爻辭也。九二內中位。剛履柔止。以陽介于陰。地高于左。右。故與既濟初九辭同。既濟初爻亦陽也。而爻辭分作未濟初二爻。可見既濟之用爲廣。陽能包陰。剛能挈柔。傳曰。柔之爲道。不利于遠。未濟柔勝。故爻用不及既濟。而凡未濟剛爻辭。多與既濟同。足明易例。重陽之旨。九二剛在中爻。如陸之岸然。由初至二。初由水登陸。陸乃行車。故曳其輪。而占貞吉者。以外應六五柔之中。剛之正。本坤安。

貞之德。乃孚元吉之行。其義亦重在濟。以全卦爲未濟。而九二六五則孚于濟。爲其孚于泰也。且中互既濟。自二至五。九二爲濟之始。止與既濟初九同。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未濟象。无利貞。而爻辭曰貞吉者。以二五相應。原居中而坤履正。九二得中。二五得正。九二之用。乃本中德以行正道。故占貞吉。雖間于三四。却協位時之中正。有守有爲。不失其中。不悖于正。此秉乾德施普及。而成坤文明在中之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不利涉大川。

宣聖講義

此未濟六三爻辭也。原本利上脫一不字。三四兩爻關於濟否之樞紐。既未濟之別。即視三四剛柔爻否。九三六四孚于泰與艮。則交濟。六三九四孚于否與震。則不濟。未濟稱名。亦由六三爻。爻辭明曰未濟。征凶。既不得濟。將何往乎。此與彖辭同義。行兼水陸。六三猶坎陷之地。在水之中。則欲濟之不能。將何以涉哉。故曰不利涉大川。言淺流可揭。狹水可越。雖无濟水舟楫。尚免沉沒之災。若在大川。則无道可濟。苟強濟焉。其害不止濡尾。其終必至滅頂。此辭明阻于其險。以

戒後之求濟者。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三之凶。固由三四兩爻。剛柔背道。升降分馳。而亦以柔履剛位。陰乘于陽。且三多凶。五多功。易之大例。剛爻剛位。則吉。柔爻剛位。則凶。三五皆剛位。故傳曰其柔危。其剛勝耶。而不當者。固以三非正位。亦兼爻不當言。則指六三九四。剛柔乖離。與否同類。與既濟反。上下不交。內外不合。將何濟乎。此爻稱未濟征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宣聖講義

此未濟九四爻辭也。九四在外。離之始。而當中互既濟之坎中。有離明之德。出坎陷之時。坎陷在內。出至四爻。已為離。而爻剛剛以履柔。雖不當位。却勝于柔。有其致遠之功。得其就正之道。以二四同功。故曰貞吉悔亡。內貞外悔。九四六五之貞吉。皆以來就九二而得占之。九二貞吉。其本也。四五貞吉。其用也。貞吉者。守正不失而得吉。悔亡者。所行有功而悔亡。悔之不存。即志之已遂。未濟志在濟。九四果濟。則與既濟九三同。將六爻順序外推。自二爻始至九四。即既濟九三一也。將卦顛倒。自上爻始至九四。亦即既濟九三二也。故九四爻辭



與既濟九三大同。既濟順以致之。故稱高宗。以同于良。良爲山崇高之象。高宗雖人而辭義兼崇高。易辭皆舉一概餘。不可泥也。至未濟九四。則同于震。震以一陽起于下。其勢猛。其志躁。九四有近之。故曰震用伐鬼方。在六五正位之下。不得稱王。猶代攝之相。輔弼之宰。而以剛爻在上。亦有擬于王者之尊。蓋傳曰。帝出乎震。又曰。震爲長男。主器者莫如長子。是九四體震之用。如儲君監國之象。故能主征伐。司爵賞。代天子之命。攝九五之政也。伐鬼方三年。義見既濟。而論功。行賞得大國之封。剖茅踐土。享建侯之象。此與屯師兩卦之用相應。既濟有孚于師。九三曰。小人勿用。未濟有類于屯。九四曰。賞于大國。

此可合參者也。以九四介于三五中。如建國之侯。公雖非正位。亦近之矣。三年而後賞。亦足見功之大。勞之至。功懋之賞。爲王者濟時之柄。成功之衡。九四代用之。此所以占貞吉悔亡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宜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既濟中互未濟。行多艱。志難達。故有億也之辭。未濟中互既濟。則退可守。進有功。故有志行之釋。志行者。言既志于行。而復見其行也。志于行。者。九四之情。志果行者。九四之德。以其發于中。而達于外。出于陷。而登于明。高明在前。功業以大。此宜占貞吉。

悔亡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宣聖講義

此未濟六五爻辭也。六五全卦正位而柔履剛。得九二之應。故亦占貞吉。而曰无悔。九四曰悔亡。此曰无悔。九四非正位。故悔亡由命。六五當尊嚴之時。故无悔由己。言所行无可悔也。事之成敗。行之功罪。皆自己出。將何悔哉。而六五善自卑謙。以就下九二。本坤順承之德。有離文明之行。則孚于謙之謙尊而光。亦即坤六五文在中也之象。篤實而有光輝。文明而協中正。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有孚者。一指

二五交孚。剛柔相應。一指乾坤合德。健順皆臻。而又以六五離之中爻。兩陽夾一陰。有類于中孚。中孚上下四陽中夾兩陰。為離之大象。未濟六五有類中孚。故曰有孚。上九有孚。亦本此義。而未濟原由不孚。今既有孚。是將有濟。故占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六五柔履尊位。自卑而尊人。孚于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也之義。故稱君子之光。君子以德言。王以位言。六五不稱其位。獨稱其德。德如日之暉。如火之明。如星月之朗。如燈燭之

易經言解  
光皆離之象。六五離之中爻。如日之暉。暉及于物。天下同慶。如春日之溫。秋月之明。天下同被。萬物同瞻。故曰有孚吉。孚乃吉。既濟曰吉。大來亦與此同。吉則免凶。未濟征凶。六五與九二。九四皆貞吉。可見未濟之時。行則凶。守則吉。以不得濟。惟有退而自守。如艮六一。不拯其隨。其心不快。釋曰。未退聽也。果能退而聽于天命。何不快哉。此未濟之窮。果能退聽以待時。則亦可續續。則不終窮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濡其首。无咎。有孚失是。

### 宣聖講義

此未濟上九爻辭也。无咎二字應在濡其首下。誤在其上。宜改正之。

上九窮當變。變則反于全卦之用。故未濟反爲孚。而濡尾者。至濡其首。有孚于飲酒者。離坎往來爲用。亦相應。坎水在上。則酒也。飲水者。變爲飲酒。飲同水。酒異。在坎卦亦曰尊酒。象曰飲食宴樂。是飲酒之象。由坎見之。上九之用。雖爲濟之可期。而爻位已極。則亦如日昃之離。姑飲酒宴樂。以圖一時之快。離所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此爻辭以有孚者。飲酒爲用。可見其位已至。其時已窮。无可作爲。亦惟沉湎醉夢而已。過貪飲。遂至濡其首。飲而濡首。又與求濟涉而濡者不同。以在上。亦稱首。則與既濟上六濡其首。相類似。但既濟以涉水而濡。此則以飲酒而濡。濡同而所以濡不同。濟涉之濡。進之過也。

飲酒之濡退之過也。未濟之終以飲酒。飲而終以濡首。是天道之窮。人道之壞。將誰咎哉。故曰无咎。言无可咎也。六五无悔。已明悔之自。我上九无咎。更明咎之在人。人之不臧。事之不濟。則雖有孚。亦奚爲哉。而易之道。上當變也。故終之曰有孚。失是此語爲全易辭之終。包全卦爻用之概義。精微深廣。人不易知。而上九兩稱有孚。尤有至理。蓋乾坤爲易之門。坎離爲易之鑰。上經終于坎離。而離在後。下經終于既未濟。而未濟在末。此義人或知之。聖人之心。與天地同紀。天地不盡。乾坤不亡。坎離亦不竭。則坎與離交合之。既未濟亦永不分。水火二者。无時可无之。日月二者。无地能亡之。則未濟雖終不終。雖窮

不窮。不終必有生。不窮必有成。生成之功。自和合來。此必有孚而後。濟其未濟。孚于所生。孚也。孚于所成。孚也。故兩稱有孚。生者乾與坤。天與地。成者坎與離。水與火。此前之孚。孚于乾坤。後之孚。孚于坎離。即一孚于天道。一孚于人道。坎離人道。離合則見于未既濟。既濟合矣。未既離之離。則必合。則貴在孚。孚則非離而爲合。非未濟而仍既濟。故曰有孚。失是是字。猶此字。指未濟卦可。指道之窮可。指易之終可。既有孚則失之矣。失未濟則反得濟。失窮反通。失終反始。此是也。即猶自是而始之意。古是與始同音。其義亦通。故失是即失此。而終又始也。惟在上九之用。實終窮矣。終窮者。故見其沉醉于酒。將无知



也。无爲也是天地且渾淪。人物同草昧矣。則豈非易之終。道之窮乎。故言易者。須于爻象求之。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蓋聖人明易設辭。在立人道。人不知節。則不孚。天時之終窮。所謂人道在盡。人以順天。果盡人事。安能沉湎荒淫。而无節乎。人不知節。乃惟順時之窮。易之終。此一語實含无窮慨惜之意。節者。節卦。止也。不知止者。將何行人。而不知止。其害豈獨不濟哉。此道之貴止。而孚之貴知止。全卦已終。終以知止之義。即大學止于

至善之道。實以未濟反于良。遂不知止。良爲人道。反良者。悖人道矣。

### 宗主疏述

未濟卦最後一語。有孚失是。此四字。實屬全易終結之辭。非專屬于未濟上爻。亦非屬于未濟一卦者。此四字頗與乾卦之用九。坤卦之用六。兩辭相類。用九指全易各陽爻之用。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凡稱九者。必爲陽爻。必分于乾之爻。如初九。即乾之潛龍勿用。上九。即乾之亢龍有悔。卦雖非乾。爻用不異。故以用九別之。用九有辭。即指其在各卦之九。其用仍附于乾。而爲群龍无首之象。以不在乾。故无首。以爲乾爻。故稱龍。以其非乾之乾。而

用同乾。則附于乾之後也。坤之用六亦如之。各卦之陰爻稱六者。如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皆用六。皆坤爻之一。初六即坤之履霜。冰至上六即坤之龍戰元黃。以其非坤之坤而用同坤。則附于坤之後也。利永貞之辭。即坤之辭。而略別于坤。永貞爲本。非坤則兼見其利。此利永貞亦用六之辭。而爲各陰爻之用也。未濟之有孚失是。亦與用九用六同例。以非未濟。而同于未濟耳。未濟爲六十四卦之終。終于上九。而有孚失是。即自上九之終。推至全易之終。此所謂終之至也。而曰有孚者。終而不終。絕而不絕。雖未濟而有孚也。有孚有合也。中孚之義。陰在陽中。未濟之上。陽在陰

外。是反也。而易之道。不忍其反。終使之孚。謂反者數。而孚者道也。道不變。數易移。此反而孚。變而常也。變不失其常。則與天地同紀。乾坤不毀。則易之門戶永存。易道不改。則物之利濟可望。此以未濟而終于有孚也。失是者。失其正也。失其本始也。是者自是始。字上爲日。下爲正。日正天中。如日正午。日午則光无不被。德无不達。而失之者。則非東即西。非升即落。易以順變爲用。變與正反。失正者失常。失常者不久。故未濟者不可久。而濟則得其正矣。易卦以二五爲中。九五爲正。未濟原失其正。上九又非其位。此失是者。上九之德。未濟之占。而推之全易。則恰成變例。變例者。由動見之。未

濟一動。則變于既濟。此上九一變而降爲九五。剛又孚于正矣。上變爲五。偏變爲正。則終變非終。絕變不絕。此一爻之進退。關乎全易之正變。孚于正變。以就于正。其途殊而歸同也。又是爲始。古音同也。失始者。失乾之用。乾知大始。未濟者。男之窮。即乾之終。失乾之始。而望于坤之終。則未濟者。轉以濟。濟于俯陽以就陰。反剛以爲柔也。水火互易其位。則失乾者。反得之。陽者。天下之至勤者。健者。天下之至強者。未濟外陽內陰。棄健就順。此失是之由來。而全易則以其失。反成其得。正如大過反爲中孚。小過反爲頤。陰反主于內。則陽客于外。是失是者。轉得是矣。是字實爲易字變體。易上

爲日。與是字同。下爲勿。與正字近。勿者物也。屬陰。古篆如月字。正字原兼日月言。凡中天者皆正也。一止爲正。止于一也。而楷書作正。正同匹。匹。配也。物之生也。必有其匹。月之明也。必因于日。是字兼日月之明。合陰陽以正。此即全易首于乾坤。下經始于咸。恆之義也。咸者善感。月之明也。必感于日。恆者不變。日之行也。永守其常。故日爲恆星。月以夜明。兩者匹配。而是見焉。物自是生。用自是成。有易則有匹。有生則有合。此生與成。不得外匹合之道。乖日月之行也。即未濟者。離爲日。而坎爲月。既濟坎在上。爲正。下有日。未濟離在上。爲日。下有正。故是字未濟之象。而失是。則反于既濟矣。

失始而有終。此坤道也。坤先于乾。則地天泰。此有孚失是。即將交泰矣。未濟而易以泰。豈非天地生生不已。息息相通之道乎。故此四字殿全易。爲旨至深遠矣。